

涇縣胡懷琛編

中國文學通論

上海大東書局發行



中國文學通評

胡懷琛

總敘

余既作中國詩學通評。或人請曰。曷不再評其他文學。余曰。余所評之詩。狹義之詩也。若以廣義言之。則一切文學。皆爲詩之支派。或詩之變體。如史記之出於離騷是也。然以舊習言之。則以文與詩對稱。所謂文者。又稱之爲古文。古文之名。始於韓退之。退之慨魏晉以來文學之華而不實。束縛而不得自由。乃起而振之。自以爲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。其所爲文。一時號爲古文。古文之名稱。相沿至今。後世治古文者。多視魏晉南北朝文爲不足道。而自韓退之以來之變遷。亦莫不循此途徑以行。此與今日文學之界說。多有出入之處。其難於著筆者一也。其次。六經之文。昔人皆尊之爲經。而不與古文並論。自宋以後。孟子且然。雖習古文者。必讀孔孟之書。然經與集之界限。終不能打破。此文學之界限。又與今日不同。其難於著筆者二也。

欲盡反其說而重爲之整理。則相沿至今。爲日已久。一切已過去之名詞。而無從取消。已造成之軌跡而無法改變。（如古文駢文經史子集等名詞。及唐宋八家等名詞是也。）此吾之所謝不敏也。

雖然。已過去之事。歷史上之事也。評歷史上之文學。於名詞等。吾祇得一仍其舊。譬諸歷史上之天子。吾不能強改爲總統。而秦晉燕趙之地。不能分割入山陝直隸之區。由此觀之。則評論其源流派別。短長得失。以今人之見。論古人之文。其著眼之處。固不在此形式間也。

或曰。子言是矣。其試爲之。余乃取左傳以至清末之文。由近而遠。略爲評論。如次。曰桐城文。曰清初三家。曰唐宋八家。曰左國史漢。曰孟軻莊周。仍舊習也。兩京詞賦。六代駢儷。別於昔之所謂散文。故不論及。而所論者。不過卓然大家。其他旁支細派。不勝其多。或附及。或從略焉。而明之歸震川。爲桐城文之淵源。已見桐城文中。故不別著。欲知其詳。參看拙著中國文學史略可也。

(一) 桐城派之源流

桐城派之名。始于清乾隆之末。其時桐城姚姬傳。善爲古文辭。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。而受業於劉海峯及姚薑塢。於是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。天下文章。其在桐城乎。蓋望溪、海峯、薑塢、姬傳皆桐城人。故周氏云云。此桐城之名之所由來也。

其後姬傳主江甯書院。前後二十年。其門人上元梅曾亮、管同、婁縣姚椿、寶山毛嶽生皆爲高足弟子。其籍隸桐城者。則有劉開、方東樹、戴鈞衡等。皆先後傳桐城之學。

其非姬傳弟子。亦非籍隸桐城。而私淑方姚者。於南豐則有吳嘉賓。於桂林則有呂璜。於湘中則有曾國藩、吳敏樹。曾之弟子有張裕釗、吳汝綸（吳爲桐城人）、黎庶昌。

其初非師方姚。繼而復事姬傳者。則有瑞金羅有高。新城魯仕驥。皆初師朱梅崖。後師姚姬傳者也。

其源出桐城。而復自成一派者。陽湖是也。初武進錢伯垌受業於劉海峯。歸而以其師說誦於友人張惠言。惲敬二子者。遂去其聲韻駢儷之學。而學古文。號曰陽湖派。是陽湖實出于桐城也。

此其大略也。其間傳授。不無變化。欲一一追尋其變遷之迹。一言難盡。而大抵以黎庶昌之言爲最當。其言曰。本朝文章。其體實正自方望溪氏。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。至曾文正始變化。以臻於大。真知言哉。

桐城之名。直至清乾隆末年而始出現。今之談桐城派者。則曰方姚。是遠不過望溪而止。而不知望溪之文。上承歸震川。歸震川上承歐陽永叔。而兩家又多得力於史記。是欲追溯遠源。不得不自司馬遷始矣。

司馬遷之文之所以自成一格者。於敘事之中。有唱歎是也。一推其源。蓋本于詩。所謂言之所不能盡。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是也。國風而後。屈原得之。楚辭而後。太史公得之。香草美人。靈均借以抒幽憤。刺客滑稽。史遷假以發牢騷。其所以抒發者不同。而所抒發之者一也。此意在史遷已自言之。已其報任少卿書曰。文王拘而演周易。仲尼阨而作春秋。屈原放逐。乃賦離騷。左邱失明。厥有國語。是也。史遷文。因出於詩。故有唱歎。因有唱歎。故有不盡之意。因有不盡之意。故有神韻。後世得此神韻者。爲歐陽永叔與歸震川。雖爲文不同。而神韻一也。茲錄史記唱歎之文數篇。以資研究。

伯夷列傳

夫學者載籍極博。猶考信於六藝。詩書雖缺。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堯將遜位。讓於虞舜。舜禹之間。岳牧咸薦。乃試之於位。典職數十年。功用旣興。然後授政。示天下重器。王者大統。傳天下若斯之難也。而說者曰。堯讓天下於許由。

許由不受。恥之逃隱。及夏之時。有卞隨務光者。此何以稱焉。太史公曰。余登箕山。其上蓋有許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。如吳太伯。伯夷之倫。詳矣。余以所聞。由光義至高。其文辭不少。概見。何哉。孔子曰。伯夷叔齊。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。又何怨乎。余悲伯夷之意。睹軼詩。可異焉。其傳曰。伯夷叔齊。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齊。及父卒。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。父命也。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國人立其中子。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。盍往歸焉。及至西伯卒。武王載木主。號爲文王。東伐紂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。曰。父死不葬。爰及干戈。可謂孝乎。以臣弑君。可謂仁乎。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。此義人也。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。天下宗周。而伯夷叔齊恥之。義不食周粟。隱於首陽山。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。作歌。其辭曰。登彼西山兮。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。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夏。忽焉沒兮。我安適歸矣。于嗟徂兮。命之衰矣。遂餓死於首陽山。由是觀之。怨邪非邪。或曰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

若伯夷叔齊。可謂善人者。非邪。積仁絜行如此。而餓死。且七十子之徒。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。然回也。屢空。糟糠不厭。而卒蚤夭。天之報施善人。其何如哉。盜跖日殺不辜。肝人之肉。暴戾恣睢。聚黨數千人。橫行天下。竟以壽終。是遵何德哉。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。操行不軌。專犯忌諱。而終身逸樂。富貴累世不絕。或擇地而蹈之。時然後出言。行不由徑。非公正不發憤。而遇禍災者。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。儻所謂天道。是邪非邪。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。富貴如可求。雖執鞭之士。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。從吾所好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舉世混濁。清士乃見。豈以其重若彼。其輕若此哉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賈子曰。貪夫徇財。烈士徇名。夸者死權。衆庶馮生。同明相照。同類相求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伯夷叔齊雖賢。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顏淵雖篤學。附驥尾而行益顯。巖穴之士。趨舍有時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。悲夫。閭巷之人。欲砥行立名者。非附青雲之士。惡能

施於後世哉。

孔子世家贊

太史公曰。詩有之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雖不能至。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。想見其爲人。適魯。觀仲尼廟堂。車服禮器。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低徊留之。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。至於賢人衆矣。當時則榮。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。傳十餘世。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。中國言六藝者。折中於夫子。可謂至聖矣。

管晏列傳

管仲夷吾者。潁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遊。鮑叔知其賢。管仲貧困。常欺鮑叔。鮑叔終善遇之。不以爲言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。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爲桓公。公子糾死。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。管仲既用。任政於齊。齊桓公以霸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管仲之謀也。管仲曰。吾始困時。嘗與鮑叔買。分財利。多自與。鮑叔不以我爲貪。知我貧也。吾嘗爲鮑叔謀事。而更窮困。鮑叔

不以我爲愚。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。鮑叔不以我爲不肖。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三走。鮑叔不以我爲怯。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。召忽死之。吾幽囚受辱。鮑叔不以我爲無恥。知我不羞小節。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。知我者鮑子也。鮑叔既進管仲。以身下之。子孫世祿於齊。有封邑者十餘世。常爲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賢。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管仲既任政相齊。以區區之齊在海濱。通貨積財。富國強兵。與俗同好惡。故其稱曰。倉廩實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上服度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源。令順民心。故論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。因而予之。俗之所否。因而去之。其爲政也。善因禍而爲福。轉敗而爲功。貴輕重。慎權衡。桓公實怒少姬。南襲蔡。管仲因而伐楚。責包茅不入。貢於周室。桓公實北征山戎。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於柯之會。桓公欲背曹沫之約。管仲因而信之。諸侯由是歸齊。故曰。知與之爲取。政之寶也。管仲富擬於公室。有三

歸反坫。齊人不以爲侈。管仲卒。齊國遵其政。常彊於諸侯。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。晏平仲。嬰者。萊之夷維人也。事齊靈公。莊公。景公。以節儉力行。重於齊。既相。齊食不重肉。妾不衣帛。其在朝。君語及之。卽危言。語不及之。卽危行。國有道卽順命。無道卽衡命。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。越石父賢。在縲紲中。晏子出。遭之塗。解左驂贖之。載歸。弗謝。入閨。久之。越石父請絕。晏子懼然。攝衣冠。謝曰。嬰雖不仁。免子於厄。何子求絕之速也。石父曰。不然。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。而信於知己者。方吾在縲紲中。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。是知己。知己而無禮。固不如在縲紲之中。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。晏子爲齊相。出其御之妻。從門間而窺其夫。其夫爲相御。擁大蓋。策駟馬。意氣揚揚。甚自得也。旣而歸。其妻請去。夫問其故。妻曰。晏子長不滿六尺。身相齊國。名顯諸侯。今者妾觀其出。志念深矣。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。乃爲人僕御。然子之意。自以爲足。妾是以求去也。其後夫自抑損。晏子怪而問之。御以實對。晏

子薦以爲大夫。

(二二) 歐陽永叔

歐陽修字永叔。自號六一居士。宋廬陵人。四歲而孤。母誨之學。官至翰林學士。參知政事。以太子少保致仕。卒諡文忠。著有新唐書。五代史。文集等。其爲文。多得力於史記。而善變化。茲輯宋以來之評論。可以見歐文之源流矣。蘇明允云。歐公之文。紆徐委備。往復萬折。而條達疏暢。無所間斷。氣盡語極。急言竭論。而容與閒易。無艱難辛苦之態。

李耆卿云。韓如海。柳如淵。泉。歐如瀾。蘇如潮。

魏叔子云。歐文之妙。只在說而不說。說而又說。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。史遷加以超忽不羈。故其文特雄。

又曰。永叔如秋山平遠。春谷倩麗。園林亭沼。悉可圖畫。

劉融齋云。太史公文。韓得其雄。歐得其逸。雄者善用直捷。故發端便見出奇。

逸者善用紆徐。故引緒乃覘入妙。

又曰。歐公文幾於史公之潔。而幽情雅韻。得騷人之旨趣爲多。

又云。屈子卜居。史記伯夷傳。妙在於所不疑字。卻參以活句。歐文往往似此。方望溪云。永叔摹史記之格調。而曲傳其風神。

姚姬傳云。歐陽曾公之文。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。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。而時濟之。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。

曾文正云。八家惟韓歐東坡。門徑最大。故變化處多。

統觀以上各說。可知歐文之出於史記。而本之箇人之性情。參以變化。可無疑義矣。茲錄永叔文數篇。以見一斑。

釋祕演詩集序

予少以進士遊京師。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。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。休兵革。養息天下。以無事者四十年。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。無所用其能者。往往

伏而不出。山林屠販。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。欲從而求之。不可得。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。曼卿爲人。廓然大志。時人不能用其才。曼卿亦不屈以求合。無所放其意。則往往從布衣野老。酣嬉淋漓。顛倒而不厭。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。庶幾狎而得之。故嘗喜從曼卿游。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。浮屠祕演者。與曼卿交最久。亦能遺外世俗。以氣節相高。二人懽然無所問。曼卿隱於酒。祕演隱於浮屠。皆奇男子也。然喜爲歌詩。以自娛。當其極飲大醉。歌唸笑呼。以適天下之樂。何其壯也。一時賢士。皆願從其遊。予亦時至其室。十年之間。祕演北渡河。東之濟鄆。無所合。困而歸。曼卿已死。祕演亦老病。嗟夫。二人者。予乃見其盛衰。則予亦將老矣。夫曼卿詩辭清絕。尤稱祕演之作。以爲雅健。有詩人之意。祕演狀貌雄偉。其胸中浩然。既習於佛。無所用。獨其詩可行於世。而懶不自惜。已老。肱其橐。尙得三四百篇。皆可喜者。曼卿死。祕演漠然無所向。聞東南多山水。其顛崖崛岉。江濤洶湧。甚可壯也。遂欲往遊焉。足以知

其老而志在也。於其將行。爲敘其詩。因道其盛時。以悲其衰。

梅聖俞詩集序

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。夫豈然哉。蓋世所傳詩者。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凡士之蘊其所有。而不得施於世者。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。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。往往探其奇怪。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。其興於怨刺。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。而寫人情之難言。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。殆窮者而後工也。予友梅聖俞。少以蔭補爲吏。累舉進士。輒抑於有司。困於州縣。凡十餘年。年今五十。猶從辟書。爲人之佐。鬱其所蓄。不得奮見於事業。其家宛陵。幼習於詩。自爲童子。出語已驚其長老。旣長。學乎六經仁義之說。其爲文章。簡古純粹。不求苟說於世。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。然時無賢愚。語詩者必求之聖俞。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。樂於詩而發之。故其平生所作。於詩尤多。世旣知之矣。而未有薦於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。二百

年無此作矣。雖知之深。亦不果薦也。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。作爲雅頌。以歌詠大宋之功德。薦之清廟。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。豈不偉歟。奈何使其老不得志。而爲窮者之詩。乃徒發於蟲魚物類。羈愁感歎之言。世徒喜其工。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。可不惜哉。聖俞詩既多。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謝景初。懼其多而易失也。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。次爲十卷。予嘗嗜聖俞詩。而患不能盡得之。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。輒序而藏之。其後十五年。聖俞以疾卒於京師。余旣哭而銘之。因索於其家。得其遺稿千餘篇。并舊所藏。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。爲一十五卷。嗚呼。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。故不復云。

峴山亭記

峴山臨漢上。望之隱然。蓋諸山之小者。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。豈非以其人哉。其人爲誰。羊祜叔子。杜預元凱是已。方晉與吳以兵爭。常倚荊州以爲重。而二子相繼於此。遂以平吳而成晉業。其功業已蓋於當世矣。至於流風餘

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。至今人猶思之。而於思叔子也尤深。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。二子所爲雖不同。然皆足以垂於不朽。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。傳言叔子嘗登茲山。慨然語其屬。以爲此山常在。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。因自顧而悲傷。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凱銘功於二石。一置茲山之上。一投漢水之淵。是知陵谷有變。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。豈皆自喜其名之甚。而過爲無窮之慮歟。將自待者厚。而所患者遠歟。山故有亭。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。故其屢廢而復興者。由後世慕其名。而思其人者多也。熙寧元年。余故人史君中輝。以光祿卿來守襄陽。明年因亭之舊。廣而新之。旣周以回廊之壯。又大其後軒。使與亭相稱。君知名當世。所至有聲。襄人安其政。而樂從其遊也。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。爲光祿堂。又欲紀其事於石。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。君皆不能止也。乃來以記屬於余。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。而襲其遺跡。則其爲人與其志之

所存可知矣。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。則君之爲政於襄者。又可知矣。此襄人之所樂書也。若其左右山川之勝概。與夫草木煙雲之杳靄。出沒於空曠。有無之間。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。寫離騷之極目者。宜其覽者自得之。至於亭屢廢興。或自有記。或不必究其詳者。皆不復道也。

(四) 歸震川

歸有光。字熙甫。明崑山人。九歲能文。弱冠累試不第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。讀書授徒。晚年成進士。著有震川文集別集。共四十卷。又嘗以硃黃筆圈點史記。於轉折關鍵處。一一揭出。所點共數十本。往往各不相同。後人得之。視爲珍寶。惟流傳既久。未免有後人改易耳。

震川之文。多得力於史記。姚姬傳謂其于不要緊之題。說不要緊之語。卻是風韻疏淡。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。呂月滄謂其有寥寥短章。而逼真史記者。乃其最高淡之處也。可謂知震川者矣。

余按震川之文。最擅長描寫家庭瑣事。令人歷歷如見。其好處在一真字。與今人所謂寫實者相似。然敘事之中。處處有情。又非死記事實者可比。蓋震川之爲人。深於情者也。故能如此。至如曾文正謂其有質而俚處。此說甚未當。今錄其文數首如下。

先妣事狀

先妣周孺人。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。年十六來歸。踰年生女淑靜。淑靜者。大姊也。期而生有光。又期而生女。子殤一人。期而不育者一人。又踰年生有尙。妊十三月。踰年生淑順。一歲又生有功。功之生也。孺人比乳他子加健。然數顰蹙。顧諸婢曰。吾爲多子苦。老嫗以杯水盛二螺。進曰。飲此後妊不數矣。孺人舉之盡。暗不能言。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。孺人卒。諸兒見家人泣。則隨之泣。然猶以爲母寢也。傷哉。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。命之曰。鼻以上畫有光。鼻以下畫大姊。以二子肖母也。孺人諱桂。外曾祖諱明。外祖諱行。太

學生母何氏。世居吳家橋。去縣城東南三十里。由千墩浦而南直橋。並小港以東。居人環聚。盡周氏也。外祖與其三兄。皆以賞雄。敦尚簡實。與人媯媯說。邨中語。見子弟甥姪。無不愛。孺人之吳家橋。則治木棉。入城則緝纊。燈火熒熒。每至夜分。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。孺人不憂米鹽。乃勞苦若不謀夕。冬月。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。累累暴堦下。室靡棄物。家無閒人。兒女大者攀衣。小者乳抱。手中紉綴不輟。戶內灑然也。遇僮奴有恩。雖至笞楚。皆不忍有後言。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。率人人得食。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。有光七歲。與從兄有嘉入學。每陰風細雨。從兄輒留。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。孺人中夜覺寐。促有光暗誦孝經。卽熟讀無一字齟齬。乃喜。孺人卒。母何孺人亦尋卒。周氏家有羊狗之病。舅母卒。四姨歸顧氏又卒。死二十人而定。惟外祖與舅存。孺人死十一年。大姊歸王三接。孺人所許聘者也。十二年。有光補學官。弟子十六年而有婦。孺人所聘者也。期而抱女。撫愛之。益念孺人。中夜與其婦

泣。追惟一二彷彿如昨。餘則茫然矣。世乃有無母之人。天乎痛哉。

項脊軒志

項脊軒。舊南閣子也。室僅方丈。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。塵泥滲漉。雨澤下注。每移案顧視。無可置者。又北向不能得日。日過午已昏。予稍爲修葺。使不上漏。前闢四窗。垣牆周庭。以當南日。日影返照。室始洞然。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。舊時闌楯。亦遂增勝。借書滿架。偃仰嘯歌。冥然兀坐。萬籟有聲。而庭階寂寂。小鳥時來啄食。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。明月半牆。桂影斑駁。風移影動。珊珊可愛。然予居於此。多可喜亦多可悲。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。迨諸父異爨。內外多置小門牆。往往而是。東犬西吠。客踰庖而宴。鷄棲於廳庭中。始爲籬。已爲牆。凡再變矣。家有老嫗。嘗居於此。嫗先大母婢也。乳二世。先妣撫之甚厚。室西連於中閨。先妣嘗一至。嫗每謂予曰。某所而母立於茲。嫗又曰。汝姊在吾懷。呱呱而泣。娘以指叩門扉曰。兒寒乎。欲食乎。吾從板外相爲應答。語未

畢。予泣。嫗亦泣。予自束髮讀書軒中。一日大母過。予曰。吾兒久不見。若影。何竟日默默在此。大類女郎也。比去。以手闔門。自語曰。吾家讀書久不效。兒之成則可待乎。頃之持一象笏至。曰。此吾祖太常公。宣德間執此以朝。他日汝當用之。瞻顧遺跡。如在昨日。令人長號不自禁。軒東故嘗爲廚。人往從軒前過。予扃牖而居。久之能以足影辨人。軒凡四遭火。得不焚。殆有神護者。項脊生曰。蜀清守丹穴。利甲天下。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。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。諸葛孔明起隴中。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。世何足以知之。予區區處敗屋中。方揚眉瞬目。謂有奇景。人知之者。其謂與埒井之蛙何異。予旣爲此志。後五年。吾妻來歸。時至軒中。從吾問古事。或凭几學書。吾妻歸寧。述諸小妹語曰。聞姊家有閣子。且何謂閣子也。其後六年。吾妻死。室壞不修。其後二年。予久臥病無聊。乃使人復葺南閣子。其制稍異於前。然自後予多在外。不常居。庭有枇杷樹。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。今已亭亭如蓋矣。

思子亭記

震澤之水。蜿蜒東流。爲吳淞江。二百六十里入海。嘉靖壬寅。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。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。江至此欲涸。蕭然曠野。無輞川之景物。陽羨之山水。獨自有屋數十楹。中頗宏邃。山池亦勝。足以避世。余旣嬾出。雙扇晝閉。綠草滿庭。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。穿走於長廊之間。兒來時九歲。今十六矣。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。此余生平之樂事也。十二月己酉。攜家西去。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。兒從行絕少。至是去而不返。每念初八之日。相隨出門。不意足跡隨履而沒。悲痛之極。以爲大怪。無此事也。蓋吾兒居此。七閱寒暑。山池草木。門堦戶席之間。無處不見吾兒也。葬在縣之東南門。守冢人俞老。薄暮見兒衣綠衣。在亭堂中。吾兒其不死耶。因作思子之亭。徘徊四望。長天寥廓。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。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。於是刊石亭中。

寒花葬志

婢魏孺人媵也。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。葬虛邱。事我而不卒。命也夫。婢初媵時年十歲。垂雙鬟。曳深綠布裳。一日天寒。爇火煮葶薺熟。婢削之盈甌。余入自外。取食之。婢持去不與。魏孺人笑之。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。卽飯。目眶再冉動。孺人又指余以爲笑。回思是時。奄忽便已十年。吁。可悲也已。

女二二壙志

女二二生之年月。戊戌戊午。其日時又戊戌戊午。余以爲奇。今年余在光福山中。二二不見余。輒常常呼余。一日余自山中還。見長女能抱其妹。心甚喜。及余出門。二二尙躍入余懷中也。旣到山數日。日將晡。余方讀尙書。舉首忽見家奴在前。驚問曰。有事乎。奴不卽言。第言他事。徐卻立曰。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。蓋生三百日而死。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。余旣歸。爲棺斂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。嗚呼。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。吾女生旣不知而死。又

不及見。可哀也已。

(五) 方望溪

方苞。字靈皋。清桐城人。移居江甯。學者稱爲望溪先生。嘗遊京師。鄞縣萬斯同見而奇之。告之曰。勿讀無益之書。勿爲無益之文。苞終身誦其言不忘。苞舉康熙四十五年進士。充武英殿總裁。至乾隆十四年卒。所著有望溪集。其爲文本之六經。力求峻潔。而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。嘗評錢牧齋文曰。牧齋文穢惡。藏於骨髓。一如其人。有或效之。終身不可洗濯。聞者以爲知言。望溪又嘗論文。謂自南宋以來。古文義法。不解久矣。吳越間遺老。尤放恣。無一雅潔者。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。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。漢賦中板重字法。詩歌中雋語。南北史佻巧語。又曰。言有序。言有物。有序要矣。有物尤重。非讀書而明于事理者不能也。夫望溪義法之嚴。有如此者。而有序有物數語。誠爲確論。桐城之末流。皆病在無物故也。

呂月滄古文緒論云。方望溪直接震川矣。然謹嚴而少眇遠之趣。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。無一不備。但不見書齋別業。若園亭池沼。尤不可得也。余按此言。真能知歸方者矣。方之所以能異於清初諸老者。在於嚴謹。而望溪之所以不及震川者。亦在於嚴謹也。

要之。震川深於情。望溪絀於情。是兩家大分別處。蓋自太史公以下。無不以情爲主。所謂詩之變也。至方望溪。乃重義法而無情。此中消息。爲前人所未窺者。今錄望溪文一首。試與震川文參看。可以知矣。

田閒先生墓表

先生姓錢氏。諱澄之。字飲光。苞大父行也。苞未冠。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。及過縱陽。宿家僕草舍中。晨光始通。先生扶杖叩門而入。先君子驚問。曰。聞君二子皆吾輩人。欲一觀所祈嚮。恐交臂而失之耳。先君子呼予出拜。先生答拜。先君子跪而相支持。爲不甯者久之。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。信宿其石。

巖。自是先生遊吳越。必維舟江干。招予兄弟。晤語連夕。乃去。先生生明季世。弱冠時。有御史某。逆闖餘黨也。巡按至皖。盛威儀。謁孔子廟。觀者如堵。諸生方出迎。先生忽前。扳車而攬其帷。衆莫知所爲。御史大駭。命停車。而溲溺已濺其衣矣。先生衣冠植立。昌言以詆之。騶從數十百人。皆相視莫敢動。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黨。懼其聲之著也。漫以爲病顛而舍之。先生由是名聞四方。當是時。幾社復社始興。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。宣城則沈眉生。池陽則吳次尾。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。及密之職之。而先生與陳臥子。夏彝仲。交最善。遂爲雲龍社。以聯吳淞。冀接武於東林。先生形貌偉然。以經濟自負。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。及歸自閩中。遂杜足田閒。治諸經。課耕以自給。年八十有二而終。所著田閒學詩。田閒學易。莊騷合話。及文集。行於世。先君子閒居。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。以示苞兄弟。然所及見。惟先生與黃岡二杜公耳。杜公流寓金陵。朝夕至吾家。自爲兒童。捧盤盃以待漱滌。卽教以屏俗學。專

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勛不約而同。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。及先生幡然有志於斯。而諸公皆沒。每恨獨學無所取衷。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予。每思父兄長老之言。未嘗不自疚宿心之負也。二杜公之沒也。苞皆有述焉。而先生之世嗣。遠隔舊鄉。平生潛德隱行。無從而得之。而今不肖之軀。亦老死無日矣。乃姑志其大略。俾兒子道希。以告於先生之墓。力能鐫之。必終碣焉。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。後學方苞表。

(六) 劉海峯 姚薑塢

劉大櫨。字耕南。號海峯。清桐城人。乾隆時屢試不第。晚官黟縣教諭。後歸樅陽。不復出。卒年八十三。著有海峯文集。姚鼐嘗從之遊。故一時言古文者。多稱方劉姚。海峯之文。才氣奔放。在桐城中。別成一格。

姚範。字南青。桐城人。學者稱爲薑塢先生。姚鼐之世父也。官編修。與海峯相友善。著有援鶉堂文集。

(七) 姚姬傳

姚鼐。字姬傳。範之姪也。乾隆間官禮部郎中。後歸里。歷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。凡四十年。嘉慶二十年卒。年八十五。著有惜抱軒集。

論者謂姬傳爲文。嘗親問法於海峯。然自有所得。不盡用海峯法也。又謂望溪之文質。恆以理勝。海峯以才勝。學或不及。惟姬傳理與文兼至云云。是確論也。然理勝則情絀。此所以方姚之文。終異於震川也。今錄姚文一首如下。

登泰山記

泰山之陽。汶水西流。其陰。濟水東流。陽谷皆入汶。陰谷皆入濟。當其南北分者。古長城也。最高日觀峯。在長城南十五里。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。自京師乘風雪。歷齊河長清。穿泰山西北谷。越長城之限。至於泰安。是月丁未。與知府朱孝純子穎。由南麓登。四十五里。道皆砌石爲磴。其級七千有餘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。中谷達泰安城下。酈道元所謂環水也。余始循以入。道少

半越中嶺。復循西谷。遂至其巔。古時登山。循東谷入。道有天門。東谷者。古謂之天門谿水。余所不至也。今所經中嶺。及山巔崖限當道者。世皆謂之天門。云道中迷雾冰滑。磴幾不可登。及既上。蒼山負雪。明燭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。汝水徂徠如畫。而半山居霧若帶然。戊申晦。五鼓。與子穎坐日觀亭。待日出。大風揚積雪。擊面。亭東自足下皆雲漫。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。山也。極天雲一線異色。須臾成五采。日上正赤如丹。下有紅光動搖承之。或曰此東海也。迴視日觀以西峯。或得日。或否。絳皜駁色。而皆若儂。亭西有岱祠。又有碧霞元君祠。皇帝行宮。在碧霞元君祠東。是日觀道中石刻。自唐顯慶以來。其遠古刻盡漫失。僻不當道者。皆不及往。山多石。少土。石蒼黑色。多平方少圓。少雜樹。多松。生石罅。皆平頂。冰雪無瀑水。無鳥獸音跡。至日觀數里內。無樹。而雪與人膝齊。桐城姚鼐記。

(八) 姬傳弟子及其他桐城派文家

姬傳主鍾山等書院甚久。所得弟子自多。桐城聲氣之盛。於此非無關也。姬傳弟子及其他爲桐城文者。大抵不能超出姬傳之範圍。不過能傳桐城之派而已。茲不多論。僅列其姓氏如下。

梅曾亮。字伯言。江蘇上元人。道光初進士。著有柏硯山房文集。

管同。字異之。江蘇上元人。道光初舉人。著有因寄軒文集。

姚椿。字春木。江蘇婁縣人。布衣。著有道藝堂文集。

毛嶽生。字生甫。江蘇寶山人。布衣。著有休復居文集。以上皆姬傳弟子。

劉開。字方來。號孟塗。桐城人。布衣。著有孟塗文集。

戴鈞衡。字存莊。桐城人。舉人。著有味經山館文集。以上皆桐城人。

吳嘉賓。字子序。江西南豐人。道光間進士。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。

呂璜。字禮北。廣西永福人。嘉慶間進士。著有月滄文集。

羅有高。字臺山。江西瑞金人。貢生。著有尊聞居士文集。

魯仕冀。一名九皋。字絜非。江西新城人。乾隆間進士。著有山木集。以上所述。不過其尤著者也。此外號稱爲桐城文者。自乾隆間至清末。及民國初年。指不勝屈。難於一一敘述。然末流所及。病於空疎。爲世所詬病。惟其間。湘鄉曾滌生。獨能發揮而光大之。使桐城文生一變化。然非曾滌生之學問勲業。亦不能勝此任也。

(九) 曾滌生

曾國藩。字伯涵。號滌生。湖南湘鄉人。道光間進士。以平洪秀全。有功於清廷。官至大學士。卒諡文正。著有詩文集。奏議家書。劄記等書。甚衆。又嘗選經史百家雜鈔。與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。同爲治桐城文者所視爲必讀之書。滌生自以爲粗解文字。由姚先生啓之云云。滌生又嘗云。當乾隆中葉。海內魁儒畸士。崇尚鴻博。繁稱旁證。考覈一字。累數千言。不能休。別立幟志。名曰漢學。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。以爲不足復存。其爲文尤蕪雜寡要。姚先生

獨排衆議。以爲義理考據詞章。三者不可偏廢。必義理爲質。而後文章有所附。考據有所歸。一篇之內。惟此尤兢兢。當時孤立無助。傳之五六十年。近世學子。稍稍誦其文。承用其說。道之興廢。亦各有時。其命也歟哉。觀此可知曾文正之推重姚先生者。無不至矣。

按望溪之文。實所以矯清初諸老放縱之弊。而其末流。則近於庸腐。姬傳之文。實所以矯乾隆時漢學瑣碎之弊。而其末流。則變爲空疎。幸復得曾文正起而振之。故能使桐城文派。延綿數十年。至清末而未衰也。茲錄文正文二首如下。

原才

風俗之厚薄。奚自乎。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。民之生庸弱者。戢戢皆是也。有一二賢且智者。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。尤智者。所君尤衆焉。此一二入者之心向義。則衆人與之赴義。一二人者之心向利。則衆人與之赴利。衆

之所趨。勢之所歸。雖有大力。莫之敢逆。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。風俗之於人心。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。先王之治天下。使賢者皆當路在勢。其風民也。皆以義。故道一而俗同。世教既衰。所謂一二人者。不盡在位。彼其心之所嚮。勢不能不騰爲口說。而播爲聲氣。而衆人者。勢不能不聽命。而蒸爲習尚。於是乎徒黨蔚起。而一時之人才出焉。有以仁義倡者。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。有以功利倡者。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。水流溼。火就燥。無感而不讎。所從來遠矣。今之君子在勢者。輒曰天下無才。彼自尸於高明之地。不克以己之所向。轉移習俗。而陶鑄一世之人。而翻謝曰無才。謂之不誣。可乎否也。十室之邑。有好義之士。其智足以移十人者。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。其智足以移百人者。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。然則轉移習俗。而陶鑄一世之人。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。凡一命以上。皆與有貴焉者也。有國家者。得吾說而存之。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。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。則將

揣揣乎謹其心之所向。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。循是爲之。數十年之後。萬一有收其效者乎。非所逆覩矣。

(十) 吳南屏

吳敏樹。字本深。號南屏。湖南巴陵人。道光時舉人。著有梓湖文集。曾文正嘗爲南屏稱道。姬傳之術。篤好而不厭。南屏雖不滿意於文正之言。而其文實未能超出桐城範圍以外也。茲錄一首如下。

說釣

余村居無事。喜釣遊。釣之道未善也。亦知其趣焉。當初夏中秋之月。早食後出門。而望見村中塘水。晴碧汎然。疾理竿絲。持籃而往。至乎塘岸。擇水草空處。投食其中。餌鉤而下之。蹲而視其浮子。思其動而掣之。則得大魚焉。無何浮子寂然。則徐牽引之。仍自寂然。已而手倦足疲。倚竿於岸。游目而觀之。其寂然者如故。蓋逾時始得一動。動而掣之。則無有余曰。是小魚之竊食者也。

魚將至矣。又逾時。動者稍異。掣之得鯽。長可四寸許。余曰。魚至矣。大者可得矣。起立而伺之。注意以取之間。乃一得。率如前之魚。無有大者。日方午。腹飢思食甚。余忍而不歸以釣。是村人之田者。皆畢食以出。乃收竿持魚以歸。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。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。乃飯後仍出。更詣別塘求釣處。逮暮乃歸。其得魚與午前比。或一日得魚稍大者。某所必數數往焉。卒未嘗多得。且或無一得者。余疑釣之不善。問之常釣家。率如是。嘻。此可以觀矣。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。與吾之此釣。有以異乎哉。其始之就試。有司也是望而往。蹲而視焉者也。其數試而不遇也。是久未得魚者也。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。是得魚小小者也。若其進於禮部。更於天官。是得魚之大。吾方數數釣。而又未能有之者也。然而大之上有大焉。得之後有得焉。勞神僥倖之門。辛苦風塵之路。終身無滿意時。老死而不知休止。求如此之日暮歸來。而博妻孥之一笑。豈可得耶。夫釣適事也。隱者之所遊也。其趣或類於求得。終

焉少繫於人之心者。不足可欲故也。吾將惟魚之求。而無他釣焉。其可哉。

(十一) 曾文正弟子

張裕釗。字廉卿。湖北武昌人。諸生。著有濂亭文集。

吳汝綸。字摯甫。安徽桐城人。同光間進士。疊主書院及前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。著有桐城吳先生文集。其爲文世推爲南宋以來第一人。

黎庶昌。字蕓齋。貴州遵義人。曾出使日本。著有文集。并輯續古文辭類纂。以上三人。均文正弟子。而摯甫又爲桐城人。故清同光間談古文者。必推桐城吳先生也。茲錄摯甫文一首如下。

跋蔣湘帆尺牘

余過長崎。知事荒川君一見如故交。荒川有舊藏中國人蔣湘帆尺牘一冊。視余屬爲題記。湘帆名衡。自署拙老。在吾國未甚知名。而書甚工。竟流傳海外。爲識者所藏。棄似有天幸者。鄉曲儒生。老死翰墨。名不出閭巷者。曷可

勝道。其事至可悲。而爲者不止。前後相望不絕也。一藝之成。彼皆有以自得。不能執市人而共喻之。傳不傳。豈足道哉。得其遺跡者。雖曠世殊域。皆流連慨慕不能已。亦氣類之相感者然也。觀西士之藝術。爭新炫異。日褻之五都之市。以論定良窳。又別一風教矣。

通評二 清初三家

(一) 清初文學之大概

清初文人。大概皆朱明遺民。家國興亡之感。一一皆託之於文學。惟其間因人品之不一。故其文品亦不同。大抵顧炎武、黃宗羲爲一派。本以學術氣節爲重。不屑屑以文人自居也。錢謙益、吳偉業、龔鼎孳爲一派。是皆屈節仕清廷者。而其文亦華而不實。人品文品均無足論。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又爲一派。而與之相韻頡者。有王猷定、陳宏緒、彭士望、邵長蘅等。而以侯、魏、汪三家爲最著。並稱爲清初三大家云。

(一) 侯魏汪三家

三家雖並稱。而其淵源與品格亦不相同。侯方域初學六朝。既而乃致力於韓歐之學。又享年不永。故矜才使氣。絕少涵養之功。魏禧文從老蘇入手。而出入於左傳戰國策。凌厲雄邁。大有縱橫習氣。汪琬文出入於廬陵震川之間。然才氣未逮。往往爲法度所拘。邊幅局促。意境太狹。然較之侯魏。爲靜默矣。

後之論者。謂三家如三國。魏似曹孟德。霸氣籠蓋一世。侯如孫仲謀。可爲其敵。汪如劉玄德。偏安巴蜀而已。此言極有意味。而評三家文。亦至確當也。今更略述三家小傳及其文如下。

(二) 侯朝宗

侯方域。字朝宗。號雪苑。商邱人。父恂。明戶部尚書。故與桐城方以智（字密之）如皋冒襄（字辟疆）宜興陳貞慧（字定生）並稱爲四公子。云初

嘗放意聲伎。已而悔之。乃發憤爲古文。卒年才三十七。一時有譽之者。亦有毀之者。如王漁洋曰。近日論古文。率推侯朝宗第一。遠近無異詞。汪鈍翁曰。壯悔堂集中。書策誌銘。極多奇構。甯南一書。尤酷擬史遷。可推近時作者。邵青門曰。朝宗始創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。遂以古文雄視一世。讀此諸語。是可見當時人推崇之至。然杜茶村則曰。朝宗後出才俊。而根柢不堅。火色未老。計甫草則曰。朝宗文如以石漱水。便成波折。差乏風水相遭之致耳。余以爲譽者毀者。各得其當。或又以爲其佳者尙不脫小說家伎倆。豈足名家。又以其刻文集時。其未脫稿者。一夕補綴立就。未免淺薄云云。是又當別論。總之侯公子文。才力有餘。而涵養不足耳。今錄其文數首如下。

徐作霖張渭傳

徐作霖者。有雋才。少不得志於有司。以入貲爲諸生。張渭曰。朝廷歲一大縣。補生徒百人。小者亦四五十人。每歲取天下之士。且逾萬數。而作霖以貲入。

豈不異哉。張渭者。慕徐渭之爲人。因名渭。自謂狂生。人亦狂之。使酒難近。獨推作霖。作霖短小精悍。高辭盛氣。遇人皆以奴畜之。顧謂渭善也。渭鬚繞其面。髮穆穆然。又騎馬折其左臂。常蹠曲。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。短舌無正音。醉後談天下事。則袞袞不倦。爲文敏妙。日成十餘篇。作霖好學深思。常偃仰臥竟日。或草創後。復毀之。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。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。崇禎三年庚午。舉孝廉第一。作霖既就徵春官。而渭益落。常試居下。自袖其文。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。曾紘取熟視曰。子文誠善。吾猝未識也。竟高拔之。後數年。而復袖其文。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。贊化怒。更黜渭。渭大噪。而郡之薦紳先生。亦有言渭實名士者。久之。乃復其故。崇禎七年甲戌。作霖入對策。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。蹂晉豫。孔棘殆矣。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。若崇任苛深。責文法。恐天下亂。傅冠得之。以示文震孟。共嗟嘆。署上第。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。排之不收也。庚辰。作霖復罷春官。渭亦且摧挫老

矣。每醉則謂其友人曰。吾馬周也。天下方有事。胡不用我。天下且不知文士。況能知我。或遂怒罵其坐客。或醉而哭。坐客益以渭爲狂。作霖忽怒罵曰。若富貴子。席父兄餘業。飽十數椀肉羹耳。天下亂形已成。無英雄能救之者。吾輩固且暮死。而謂渭狂何哉。舉坐酒皆醒。而其友人吳伯裔。伯胤。侯方域。則皆哭泣。時方嬉遊。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。因慘沮不樂。罷去。閱二歲。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。宋城破。作霖不知所終。其友侯方域曰。作霖死矣。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。烏能鬱鬱溷迫脅乎。作霖必死矣。後甲申宏光立。錄中外死者。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。遂爲請贈。以爲祠部郎。而張渭富城破時。賊以刀砍之。頤張且斷矣。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。而以折臂。手自承其頤。徐步行。口呐呐罵不止。又一賊從後至。斫以刀。乃仆而死。渭故貧。饒心計。縱橫術。立置產逾萬。而其子後鬻於市。儉駟猾者。不數月皆盡。無所得。作霖無子。有弟作肅。姪世琛。文行甚高。人見之。猶想見作霖云。

侯方域曰。嗚呼。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。其懷材質者。或不得見用於世。而傳之亦異。又足悲也。四子之文學不具論。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。以及知名士。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。胤稍文弱。然其死又何壯也。渭乃自比徐渭。卽禰衡何足道哉。嗚呼。而皆不幸而死矣。由今論之。豈其不幸歟。豈獨其不幸歟。

王猛論

唐荆川曰。王猛者。苻堅之謀臣也。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。猛處天下分崩之時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。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。猶惓惓不能忘。猛蓋識大義者也。嗚呼。三代而下。亂世之臣。識大義者。諸葛亮王猛而已。亮始終心乎漢者也。猛始終心乎晉者也。然亮仕於漢而爲漢。人之所知也。猛仕於秦而爲晉。人之所不知也。吾故舍亮而論猛。當猛之隱於華陰也。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。豈不能出而佐之。以爲是氏羌僭竊者。而非其志也。志不肯輕出。

而又無以自達於晉。故甯隱焉。逮夫桓溫入關。而後喜可知矣。被褐而謁。捫蝨而談。詎偶然哉。溫見之。而與論三秦之豪傑。既而曰。江東無君比也。蓋溫且心折於猛矣。乃溫還而猛不從。何歟。嗚呼。猛英雄也。溫亦英雄也。天下英雄之與英雄。可一望而知。猛從溫。則溫必大用。猛然而溫欲篡晉。其從之。則苟或郭嘉之下者也。不從溫。又必殺猛。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。出於誠。然而英雄之殺英雄。與其見殺於英雄者。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。苟有可以擇之。而可以全之。斷不相強也。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。溫亦不難於舍猛。溫欲篡晉。猛之所知也。猛必不從溫篡晉。亦溫之所知也。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。晉偏安江左。僅有一桓溫。足以有爲。而又不可以從。大軍一還。彼崑澗函谷之間。豈復尙有奉正朔。襲冠帶之日哉。其出而相苻堅者。猛之不得已也。一出而強兵富國。擴疆啓宇。勳績爛然。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。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。不足異也。垂沒而告苻堅曰。晉正統相承。上下輯睦。非

所可圖。臣死之後。願無以晉爲念。而後其本懷見矣。故吾以爲猛者。非僅僅功名之人也。然則猛盍并不仕秦。曰。猛之才高於諸葛亮。而澹泊甯靜不及。卽其治秦也。亦以英氣爲之。而多不可耐。使亮不遇先主。則必不仕吳魏者。亮之所能也。猛不遇晉。則并不仕秦者。非猛之所能也。然而當猛之時。可以爲晉難者。莫秦若也。猛存則以秦存晉。猛亡猶欲以秦存晉。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。

郭老僕墓誌銘

郭老僕死。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。其主爲誌其墓而銘之曰。老僕名尙。十八歲。事余祖太常公。方司徒公之少。而應秀才試。以及舉孝廉。登進士第。老僕皆身從之。司徒公仕。而西抵秦涼之塞。南按黔方。北盡黃花。居庸邊鎮上。老僕又皆從。司徒公道經華山。攀崖懸洞。而陟其巔。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。華山道士年百八十歲矣。謂司徒公曰。公貴人也。然生平豐於功業。嗇於福用。

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。此後一月難作。凡有五大難。過此壽可耄耄。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。幸善視之。然老僕殊不事事。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。久之。所司皆荒失。命人迹之。則老僕自攜琵琶。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。司徒公怒斥之。不使近。戊辰。赴官京師。老僕固請從。至則酣飲於城隍市。司徒公朝所命。老僕暮歸。醉而盡忘之。司徒公怒而罵。老僕則倚壁而鼾。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。更相間也。積二歲餘。以爲常。司徒公爲烏程相。所搆下獄。顧謂諸僕曰。爾輩皆衣食我。今誰當從乎。老僕涕泣拜於堂下。司徒公熟視曰。嘻。爾豈其人耶。老僕前曰。主人盛時。安所事老僕。老僕亦酣醉耳。今老僕且先犬馬死。主人又患難。豈尙不盡心力。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。自此不飲酒。亦不與其家相通。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。烏程相與韓城相。相繼秉政。皆苛深。託諸緹校。調察在事。士大夫親朋。奴僕往往避匿去。老僕嘗衣敝衣。星出月入。以事司徒公。初燕女有姚氏者。數嫁不終。饒於財。每曰。我當嫁官人耳。

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。日取其財易酒食。交歡諸緹校者。故得始終不及於難。後姚氏察知其僞。大哭罵老僕。以手提其耳。嚙其面。面上痕常滿。及司徒公出視師。乃以老僕爲軍官。冠將軍冠。服將軍服。以見姚氏。姚氏則大喜。老僕入謝。司徒公曰。老僕嗜飲酒。今七年不飲酒。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。久之飲酒積病。遂以死。年五十七。老僕有四子。其次嘗犯軍法當死。諸大師卜從善等。羅拜司徒公曰。非願公紕法。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。當是時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。銘曰。

汝士大夫之師。而乃居於奴。奴乎奴乎。奴尙則有。士大夫卒無。

(四) 魏叔子

魏禧。字冰叔。又字叔子。號勺庭。甯都人。與其兄際瑞（字善伯）弟禮（字和公）同治古文。世稱爲甯都三魏。而叔子爲尤著。明亡。棄諸生。移家翠微峯。友人挈家以相從者甚多。相與論文講學。世所稱易堂諸子是也。叔子隱

居讀書。肆力古文辭。尤好左傳及老蘇文。其文凌厲雄傑。一時無兩。年四十乃出遊於江淮間。所交多一時奇士。康熙初。舉博學鴻儒。不赴。年五十七卒。於儀徵。有文集行世。陸稼書云。叔子文確是一家言。直與歐蘇相上下。吾竊以爲蘇則似之。歐則未也。宋牧仲稱叔子之文。主識議。綜練世務。而凌厲雄傑。不屑屑規模形肖。如世之貌似大家者。遇忠孝節烈事。則益感慨激昂。摹畫淋漓。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。及姜垞江天一諸傳。尤工。此言可謂知叔子者。大抵叔子文。議論縱橫。全是戰國策士習氣。吾知其必熟讀國策者。其摹寫忠孝節烈事。激昂慷慨。淋漓盡致者。則亦國家興亡之感。世事滄桑之慨之所發洩也。今錄其文數首如下。

論文

門人問曰。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。果然乎。曰。古今文章。代有不同。而其大變有二。自唐虞至於兩漢。此與世運遞降者也。自魏晉以迄於今。此不與世

運遞降者也。三代之文。不如唐虞。秦漢之文。不如三代。此易見也。上古純龐之氣。因時遞開。其自簡而之繁。質而之文。正而之變者。至兩漢而極。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。雖三代聖人。不能上同於唐虞。而變之初極。雖降於兩漢。猶爲近古。故曰。與世運遞降也。魏晉以來。其文靡弱。至隋唐而極。而韓愈李翱諸人。崛起八代之後。有以振之。天下翕然敦古。梁唐以來。無文章矣。而歐蘇諸人。崛起六代之後。古學於是復振。若以世代論。則李忠定之奏議。卓然高出於陸宣公。王文成之文章。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。蓋天下之運。必有所變。而天下之變。必有所止。使變而不止。則日降而無升。自魏晉靡弱。更千數百年。以至於今。天下尙有文章乎。故曰。不與世運遞降者也。曰。古之文章。足以觀人。今之文章。不足以觀人者。何也。曰。古人文章。無一定格例。各就其造詣所至。意所欲言者。發抒而出。故其文純雜瑕瑜。犁然並見。至於後世。則古人能事已備。有格可肖。有法可學。忠孝仁義有其文。智能勇功有其文。孰

者。雖古孰者卑弱。父兄所教。師友所傳。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。日夕揣摩。以取名於時。是以大姦能爲大忠之文。至拙能襲至巧之論。嗚呼。雖有孟子之知言。亦孰從而辨之哉。

釋左傳

禮者。人之情。天理之節。天子逮匹夫。弗能渝焉。故棄禮必敗。謙受益。知憂知懼。免於難。故驕且肆必敗。敏則有功。勤則不匱。故惰必敗。決者事之斷也。故需必敗。君子不以响响爲仁。不以乞乞爲勇。故植婦人之仁。衡匹夫之勇。必敗。重則慎。輕則脫。慎固脫離。故輕必敗。人之有信。車之有輪輻也。故食其言必敗。止戈爲武。故好戰必敗。弛武備者。張戒心。故忘戰必敗。獸困則鬥。民困則叛。故亟作土木。急苛役必敗。厚味腊毒。多藏厚亡。故掎斂黷貨必敗。人有諫臣。拂士。猶瞽者有相。故愎諫怙過必敗。萬物本天。人本祖。故蔑祖慢神必敗。人神之主也。有德則祥降。無德則妖興。故棄人道。賢鬼者必敗。剛不可惡。

柔不可弱也。是謂一張一弛。故過剛必敗。過柔必敗。民者邦本。天地之心。故
虐用其民必敗。傳曰。女德無極。婦怨無終。故謀及婦人。以男事女者必敗。立
國家必正紀綱。紀綱不立。則其敗也。匄匄如崩。土而不可維。故妻妾嫡庶長
幼無紀必敗。始進善。善緣善。始進不善。不善緣不善。故不豫教必敗。四時之
序。成功者退。故愆而不止必敗。蠱蠱有毒。詩曰。民之失德。乾餱以愆。故不勤
小物。惕近事必敗。厝足之地不出扶。集於獨梁則顛矣。故不謀遠必敗。書曰。
惟事事乃其有備。故有恃而無備必敗。機事不密則害成。故疏必敗。順天者
存。逆天者亡。故翳賢德。蔑強大必敗。一人欲爭。則羣起。讓則伏。是以相讓則
有餘。爭則不足。故爭必敗。君子瘖己而腴人。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。親親天
之合。披其枝。其傷其心。故疏外骨肉。夷同姓必敗。天道福善禍淫。淫則亂。亂
則禍生。故姦必敗。語曰。一手獨拍。雖疾無聲。自盤古以下。無獨君。故自用不
用人必敗。魚不脫於淵。利器不可授人。故委柄不治者必敗。松柏之生。薄雲

覓立霜雪。震風淩雨不仆。蔦蘿施其末。則秋風下之。故因人成事。不自立者。必敗。出赤心。入人腹。則人樂死。故多疑必敗。人心之不同。如其面焉。立於劇。驟據其過續之迹。而識其面。不亦難哉。故輕信人必敗。凡此之敗。未有能一易此者。是故反其道則必興。

(五) 汪鈍翁

汪琬字茗文。號鈍翁。又號堯峯。長洲人。清順治時進士。舉博學鴻詞。官編修。爲文與侯魏齊名。然其文靜穆溫雅。與侯魏絕不相同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有云。方域才人之文。禧策士之文。琬儒者之文。邵青門云。三家之文。侯氏以氣勝。魏氏以力勝。汪氏以法勝。後世論本朝之文。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。是皆知言。陸稼書云。茗文又作震川年譜。蓋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脈。殆亦近之。計甫草云。王道思歸熙甫歿後百餘年。而汪茗文者出。其亦殆有志于古人之文。習其矩矱而已。余按堯峯之文。平衍迂緩。有不盡之意。含吐言表。

其得力於歸熙甫也信矣。今錄其文數首如下。

鍾廣漢哀詞 并序

橋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。囊所著書數千言。來遊京師。介其友葉生元禮。凡三至吾廬。既相見。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源流。詩歌古文辭之利病。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。口哆目張。洋洋灑灑。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。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。而廣漢性甚敏。識甚高。俛仰前古。蓋其不知者無幾也。使稍抑其盛氣。而加深思焉。則進於古人也不難。顧別之旬日。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。夫士死曰不祿。短折亦曰不祿。今廣漢兼此二者。其可哀也。嗚呼。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。而又不欲其成且立耶。豈豐於此必嗇於彼。固有默焉司其進退。予奪者耶。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。自壽自夭於其閒。雖造物不能有其權耶。洵乎其可哀也已。或謂廣漢血不華色。又其面豐上銳。下以相法言之。皆不壽。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。姑爲辭曰。

文木雖美。遇匠則斲。檀梨果蓀。實盛則剝。是而所是。非而所非。氣壯且銳。持此安歸。故曰。母以物傷生。母以身徇名。已乎。廣漢其亦知之耶。使其有知。又將誰尤。

曹孝子事略

孝子名廣。攄字蘊青。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。以蔭入國子監。年二十五。會其母夫人病。乃割股肉爲羹以進。母飲之而瘳。先是。孝子亦病。既割股。匿其創不告。創驟受風。病遂亟。逾若干日沒。實順治十有八年也。於是顧御史如華傳之詳矣。因略其事如右。或問於予曰。毀傷肢體。以至於死。此非古聖人訓也。又非國家之令甲所聽也。孝子豈未之知耶。予應之曰。奚爲其不知也。當其勢危而情迫。藥之不瘳。禱之不應。欲控籲而靡所。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耶。故雖死無憾也。嗟乎。昔之君子。效命於君父者多矣。今之君子。能乎否也。旣不能勉焉爲之。而猥譎巧謬之輩。則又援聖賢之說以

自解。借令甲之似。以祈逃免其罪辜。相縻以虛名。而相塗以文具。此風俗所以益媮。而急難危亡之時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。論者不此之咎。而顧以毀傷絕滅議孝子。孝子不幸死矣。然且不免於議。得非重不幸歟。此論者之過也。

高子遺書後序

右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。幾亭陳氏所輯以行者也。洊經兵燹。版燬不存。琬嘗購求其本。踰歲始獲。以示四方諸門人。咸欣歎以爲未及覩也。有高生崙者。字象姚。來從琬游。因語次告之曰。先生是書。決不湮沒者也。蓋謀重鐫諸高生敬諾。生蓋先生族曾孫也。歸而傾橐中貲。鳩工庀役。有不足。則鬻膏腴三十畝以佐之。凡糜白金若干兩。越若干日而始竣。用以嘉惠後學。其寓意至渥也。歲之正月。生復過琬門。請爲之序。琬惟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。賢士大夫。以鉅儒碩望。著稱於世者。肩項相比。其學術粹精。議論醇正者。前則薛文清而止爾。後則先生而止爾。顧兩先生皆罹宦豎之禍。文清懂而得免。

而先生不幸。竟蹈楚纍沈淵之遺躅。天降罪罟。蠹賊內訌。此明社之所以遂屋。而後之論者。不免有人亡殄瘁之痛也。琬自昔有志於學。氣昏質駑。迄今髮種種矣。不能少加進焉。少而聞先生之風。壯而誦先生之書。慨然想見其爲人。煜煜乎若日月之麗天也。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。峨峨乎若嵩岱之與兩間並峙也。譴劣如琬。仰窺俯測。豈能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。方仰止景行之不暇。其庸敢妄贅一詞。以刻畫摹擬之乎。姑承高生之請。具述重鐫顯末。以塞其意。以慰四方學者欣歎欲睹之情。而琬又得以挂氏名於卷端。竊自謂深幸云。

通評三 唐宋八家

(一) 八家之名稱之來歷

唐宋八家之稱。始於明之唐荆川（順之）荆川論文。自韓、柳、歐、陽、三、蘇、曾、王、外。無取焉。其後茅鹿門（坤）善爲古文。而心折荆川。遂選八家文鈔。流傳

至今。實則明初朱右已有韓柳歐陽曾王三蘇八先生文集之作。遠在茅鹿門之前也。惟右書不傳。故今但知茅鹿門耳。前清儲同人（欣）益以李習之（翱）孫可之（樵）合爲十家。其書雖存。然不及八家爲著。八家之名。自朱右以還。蓋已久矣。今取各家文。考其源流。論其得失。而著此篇。

（二） 八家文與唐宋兩代文學之關係

初自東漢以還。文學日以委靡不振。而以雕刻駢儷相尚。世稱爲六朝文。（六朝者吳、東晉及南朝之宋、齊、梁、陳是也。是蓋指其在江南者而言。與北朝並稱。則又稱爲南北朝。）唐興。則有四傑始起。（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。）燕許繼興。（燕爲燕國公張說。許爲許國公蘇頌。）然皆不脫六朝之習。直至韓退之（愈）柳子厚（宗元）而始大變。唐書藝文傳序。謂有唐文章凡三變。王楊盧駱一變也。燕許一變也。韓柳又一變也。羣書備考。申其說曰。唐之文章。無慮三變。王楊始霸。如麗服靚妝。燕歌趙舞。雖綺麗盈前。而殊乏風

骨。燕許繼興。波瀾頓暢。而駢儷猶存。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創。柳宗元翼之。豪健雄肆。相與主盟。當世云云。觀此。則在韓柳以前。雖經兩變。終不能淨洗六朝之餘習。而韓退之所以稱爲文章起八代之衰也。（東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）退之提倡古文。一時從之學者甚衆。李翱、皇甫湜、張籍諸人。皆退之弟子。而以文名于時。孫樵亦自稱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。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。（卽皇甫湜）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。退之云云。是孫樵實退之三傳弟子。可知當時慕而效之者之衆。而與退之相敵者。厥惟柳子厚。是可知韓柳之力之能支配當日文學界矣。

韓柳以後。晚唐又日以委靡不振。五代干戈擾亂。文學更凋零無足道。宋興。歐陽修始起而振之。歐陽之於宋。猶退之之於唐。歐陽公之後。則有王（安石）、曾（鞏）、三蘇（洵、軾、轍）之繼起。曾氏出於永叔門下。安石亦爲歐陽公所推挽。三蘇乃歐陽公所識拔者也。可知趙宋一代文學之盛。歐陽公

提倡之力居多。以後則有理學派之文。（程朱）及功利派之文。（陳同甫、葉水心）有足稱者。然理學以哲理見重。功利以經濟見長。初非純然文學。論宋之文學者。實不出歐、王、曾及蘇氏父子也。

（三） 八家文之總評

前人之評八家文者。有兩譬喻。最佳。魏叔子曰。錄論文云。退之如崇山大海。孕育靈怪。子厚如幽巖怪壑。鳥叫猿啼。永叔如秋山平遠。春谷倩麗。園亭林沼。悉可圖畫。其奏筭樸健刻切。終帶本色之妙。明允如尊官酷吏。南面發令。雖無理事。誰敢不承。東坡如長江大河。時或疏爲清渠。瀦爲池沼。子由如晴絲裊空。其雄偉如天半風雨。嫋娜而下。介甫如斷岸千尺。又如高士豁刻。不近人情。子固如波澤春漲。雖滂漫而深厚。有氣力。說苑等序。乃特緊嚴。李耆卿文章精義云。韓如海。柳如淵泉。歐如瀾。蘇如潮。是皆譬喻切當。可謂知言。

（四） 韓退之

韓愈字退之。唐南陽人。先世居昌黎。故後人又稱爲韓昌黎。愈生三歲而孤。隨伯兄會。貶官嶺表。會卒。嫂鄭氏鞠之。幼讀書。日記誦千數百言。比長。通六經百家之學。擢進士第。官至吏部侍郎。其爲文根柢深厚。波濤渾灑。取法乎六經子史。融會變化。卓然自成一家。

蘇明允上歐陽公書云。韓子之文。如長江大河。渾灑流轉。魚龍蛟龍。萬怪惶惑。而仰絕掩蔽。不便自露。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。蒼然之色。亦自畏避。不敢逼視。評退之文。只此數語已足。不必他言。

退之自言爲文甘苦。悉見於答李翊書。答尉遲生書諸文。今各節錄如下。答李翊書云。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。則無望其速成。無誘於勢力。養其根而俟其實。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。膏之沃者其光煜。仁義之人。其言藹如也。

又云。雖然。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。非聖人之志不

敢存處若忘。行若遺。儼乎其若思。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。惟陳言之務去。戛戛乎其難哉。其觀於人。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。猶不改。然後識古書之正僞。與雖正而不至焉者。昭昭然黑白分矣。而務去之。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。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。笑之則以爲喜。譽之則以爲憂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。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。迎而距之。平心而察之。其皆醇也。然後肆焉。雖然。不可以不養也。行之乎仁義之途。遊之乎詩書之源。無迷其途。無絕其源。終吾身而已矣。氣水也。言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。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。猶是也。氣盛則言之長短。與聲之高下皆宜。

答尉遲生書云。夫所謂文者。必有諸其中。是故君子慎其實。實之美惡。其發也不揜。本深而未茂。形大而聲宏。行峻而言厲。心醇而氣和。昭晰者無疑。優遊者有餘。體不備。不可以爲成人。辭不足。不可以爲成文。

今復錄韓愈文數首如下。

送董邵南序

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。董生舉進士，連不得志于有司，懷抱利器，鬱鬱適茲土。吾知其必有合也。董生勉乎哉！夫以子之不遇時，苟慕義彊仁者，皆愛惜焉。矧燕趙之士，出乎其性者哉！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，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？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董生勉乎哉！吾因之有所感矣。爲我弔望諸君之墓，而觀于其市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？爲我謝曰：明天子在，上可以出而仕矣。

送廖道士序

五岳於中州，衡山最遠。南方之山，巍然高而大者，以百數。獨衡爲宗，最遠而獨爲宗。其神必靈。衡之南八九百里，地益高，山益峻，水清而益駛。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，嶺。郴之爲州，在嶺之上。測其高下，得三之二焉。中州清淑之氣。

於是焉窮。氣之所窮。盛而不過。必蜿蟺扶輿。磅礪而鬱積。衡山之神既靈。而
郴之爲州。又當中州清淑之氣。蜿蟺扶輿。磅礪而鬱積。其水土之所生。神氣
之所感。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。橘柚之包。竹箭之美。千尋之名材。不能獨
當也。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。而吾又未見也。其無乃迷惑溺沒
于老佛之學。而不出邪。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。氣專而容寂。多藝而善遊。豈
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。廖師善知人。若不在其身。必在其所與遊。訪之而
不吾告何也。于其別。申以問之。

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

君諱繼祖。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。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。生
四歲。以門功拜太子舍人。積三十四年。五轉而至殿中少監。年三十七以卒。
有男八人。女二人。始余初冠。應進十貢。在京師。窮不自存。以故人稚弟。拜北
平王于馬前。王問而憐之。因得見于安邑里第。王軫其寒饑。賜食與衣。召二

子使爲之主。其季遇我特厚。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。姆抱幼子立側。眉眼如畫。髮漆黑。肌肉玉雪可念。殿中君也。當是時。見王于北亭。猶高山深林。鉅谷。龍虎變化不測。傑魁人也。退見少傅。翠竹碧梧。鸞鵠停峙。能守其業者也。幼子娟好靜秀。瑤環瑜珥。蘭茁其芽。稱其家兒也。後四正年。吾成進士。去而東游。哭北平王于客舍。後十五六年。吾爲尙書都官郎。分司東都。而分府少傅卒。哭之。又十餘年。至今。哭少監焉。嗚呼。吾未髦老。自始至今。未四十年。而哭其祖子孫三世。于人世何如也。人欲久不死。而觀居此世者何也。

(五) 柳子厚

柳宗元。字子厚。其先河東人。後徙于吳。唐貞元時。爲監察御史。旋貶永州司馬。永地荒厲。感鬱不自聊。因自放于山澤之間。故所爲山水小記。獨工。後移柳州刺史。其文思益深。韓退之評其文曰。雄深雅健。似司馬子長。崔蔡不足多也。

柳文之得力處。具見于答韋中立書中。書云。參之穀梁。以勵其氣。參之莊老。以肆其端。參之國語。以博其趣。參之離騷。以致其幽。參之太史。以著其潔。而其報袁君陳書亦云。左傳國語莊周屈原之辭。稍采取之。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。可以出入。

子厚又嘗自言爲文章。未嘗敢以昏氣出之。未嘗敢以矜氣作之。如是宜乎其精鍊卓拔。

呂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。余以爲是僅就一端而言。如山水小記。實淵源於山海經水經注。而三戒蝮蝓傳等文。又淵源於莊列之寓言也。今錄子厚文數首如下。

種樹郭橐駝傳

郭橐駝。不知始何名。病僂。隆然伏行。有類橐駝者。故鄉人號之駝。駝聞之曰。甚善。名我固當。因捨其名。亦自謂橐駝云。其鄉曰豐樂鄉。在長安西。駝業種

樹。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。皆爭迎取養。視駝所種樹。或移徙。無不活。且碩茂。蚤實以蕃。他植者雖窺伺倣慕。莫能如也。有問之。對曰。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。能順木之天。以致其性焉耳。凡植木之性。其本欲舒。其培欲平。其土欲故。其築欲密。既然已。勿動勿慮。去不復顧。其時也若子。其置也若棄。則其天者全。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長而已。非有能碩茂之也。不抑耗其實而已。非有能蚤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則不然。根拳而土易。其培之也。若不過焉。則不及焉。有能反是者。則又愛之太殷。憂之太勤。旦視而暮撫。已去而復顧。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。搖其本以觀其疏密。而木之性日以離矣。雖曰愛之。其實害之。雖曰憂之。其實讎之。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爲哉。問者曰。以子之道。移之官理。可乎。駝曰。我知種樹而已。理非吾業也。然吾居鄉。見長人者。好煩其令。若甚憐焉。而卒以禍。且暮吏來而呼曰。官命促爾耕。勗爾植。督爾穫。蚤繰而緒。蚤織而縷。字而幼孩。遂而雞豚。鳴鼓而聚之。擊木而召之。

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。且不得暇。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。故病且怠。若是則與吾業者。其亦有類乎。問者嘻曰。不亦善夫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。傳其事以爲官戒也。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自余爲僇人。居是州。恆惴慄。其隙也。則施施而行。漫漫而遊。日與其徒上高山。入深林。窮迴溪。幽泉怪石。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。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臥。意有所極。夢亦同趣。覺而起。起而歸。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。皆我有也。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今年九月二十八日。因坐法華西亭。望西山。始指異之。遂命僕過湘江。緣染溪。斫榛莽。焚茅茷。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。箕踞而遨。則凡數州之土壤。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。岌然窪然。若垤若穴。尺寸千里。攢蹙累積。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。外與天際。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。不與培塿爲類。悠悠乎與灑氣俱。而莫得其涯。洋洋乎與造物者

游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。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。自遠而至。至無所見。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。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。游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袁家渴記

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。山水之可取者五。莫若鈞鉞潭。由溪口而西陸行。可取者八九。莫若西山。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。可取者三。莫若袁家渴。皆永中幽麗奇處也。楚越之間。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。音若衣褐之褐。渴上與南館高嶂合。下與百家瀨合。其中重洲小溪。澄潭淺渚。間廁曲折。平者深黑。峻者沸白。舟行若窮。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。山皆美石。上生青叢。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巖洞。其下多白礫。其樹多楓。柟。石楠。榿。檣。樟。柚。草則蘭。芷。又有異卉。類合歡而蔓生。鞦韆水石。每風自四山而下。振動大木。掩苒衆草。紛紅駭綠。鬱勃香氣。衝濤旋瀨。退貯溪谷。搖颺葳蕤。與時推移。其大都如此。余

無以窮其狀。永之人未嘗遊焉。余得之不敢專也。出而傳於世。其地世主袁氏。故以名焉。

(六) 歐陽永叔

歐陽修之小傳。及其文之源流。已見於通評第一。今不復贅。再錄其文數首如下。

眞州東園記

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。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。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。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。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。三人者。樂其相得之懽。而因其暇日。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。而日往游焉。歲秋八月。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。圖其所謂東園者。來以示予。曰。園之廣百畝。而流水橫其前。清池浸其右。高臺起其北。臺吾望以拂雲之亭。池吾俯以澄虛之閣。水吾泛以畫舫之舟。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。闢其後以爲射

賓之圃。芙蕖芰荷之的歷。幽蘭白芷之芬芳。與夫佳花美木。列植而交陰。此
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。高臺巨桷。水光日景。動搖而下。上其寬閑深靚。
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。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。嘉時令節。州人士女。
嘯歌而管絃。此前日之晦冥風雨。颺颺鳥獸之嗥音也。吾於是信有力焉。凡
圖之所載。蓋其一二之略也。若乃升於高。以望江山之遠近。嬉於水。而逐魚
鳥之浮沈。其物象意趣。登臨之樂。覽者各自得焉。凡工之所不能畫者。吾亦
不能言也。其爲我書其大概焉。又曰。眞天下之衝也。四方之賓客往來者。吾
與之共樂於此。豈獨私吾三人者哉。然而池臺日益以新。草樹日益以茂。四
方之士。無日而不來。而吾三人者。有時而皆去也。豈不眷眷於是哉。不爲之
記。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。予以謂三君子之材。賢足以相濟。而又協
於其職。知所後先。使上下給足。而東南六路之人。無辛苦愁怨之聲。然後休
其餘閒。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。是皆可喜也。乃爲之書。

豐樂亭記

修既治滁之明年夏。始飲滁水而甘。問諸滁人。得於州南百步之近。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。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。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。顧而樂之。於是疏泉鑿石。闢地以爲亭。而與滁人往遊其間。滁於五代干戈之際。用武之地也。昔太祖皇帝。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。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。遂以平滁。修嘗考其山川。按其圖記。升高以望清流之關。欲求暉鳳就擒之所。而故老皆無在者。蓋天下之平久矣。自唐失其政。海內分裂。豪傑並起而爭。所在爲敵國者。何可勝數。及宋受天命。聖人出而四海一。嚮之憑恃險阻。剗削消磨。百年之間。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。欲問其事。而遺老盡矣。今滁介於江淮之間。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。民生不見外事。而安於畎畝衣食。以樂生送死。而孰知上之功德。休養生息。涵煦百年之深也。修之來此。樂其地僻而事簡。又愛其俗之安閒。旣得斯

泉於山谷之間。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。掇幽芳而蔭喬木，風霜冰雪刻露清秀。四時之景無不可愛。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，而喜與予游也。因爲本其山川，道其風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，幸生無事之時也。夫宣上恩德，以與民共樂，刺史之事也。遂書以名其亭焉。

釋惟儼文集序

惟儼姓魏氏，杭州人。少遊京師三十餘年，雖學於佛而通儒術，喜爲辭章。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。曼卿遇人無所擇，必皆盡其忻懽，惟儼非賢士不交，有不可其意，無貴賤，一切閉拒絕去，不少顧。曼卿之兼愛，惟儼之介，所趨雖異，而交合無所間。曼卿嘗曰：君子泛愛而親仁，惟儼曰：不然，吾所以不交妄人，故能得天下士。若賢不肖混，則賢者安肯顧我哉！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，居相國浮圖，不出其戶十五年。士嘗遊其室者，禮之惟恐不至。及去爲公卿貴人，未始一往干之。然嘗竊怪平生所交，皆當世賢傑，未見卓卓著功業，如

古人可記者。因謂世所稱賢才。若不答兵走萬里。立功海外。則當佐天子號令。賞罰於明堂。苟皆不用。則絕寵辱。遺世俗。自高而不屈。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。醉則以此誚其坐人。人亦復之。以謂遺世自守。古人之所易。若奮身逢時。欲必就功業。此雖聖賢難之。周孔所以窮達異也。今子老於浮圖。不見用於世。而幸不踐窮亨之塗。乃以古事之已然。而責今人之必然。邪。然惟儼雖傲乎。退偃於一室。天下之務。當世之利病。與其言。終日不厭。惜其將老也已。曼卿死。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。以謀其終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。示予曰。曼卿之死。旣已表其墓。願爲我序其文。然及我之見也。嗟夫。惟儼旣不用於世。其材莫見於時。若考其筆墨。騁文章。瞻逸之能。可以見其志矣。

(七) 蘇明允

蘇洵。字明允。號老泉。宋眉山人。年二十七。始發憤爲學。歲餘往應試。不第。歸而焚舊所作文。閉戶讀書。遂通六經百家之說。旣而與二子軾轍同至京師。

謁歐陽公。公深賞識之。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。士大夫爭傳誦其文。而三蘇之名大著。軾後人稱爲大蘇。轍後人稱爲小蘇。而稱洵爲老蘇云。三蘇至京師。一時士大夫無不傾倒。獨王介甫（安石）見其文曰。此戰國之文耳。此言不爲無見。然亦未可一概論。大蘇豁達有禪理。小蘇風韻獨絕。惟老蘇則舍議論縱橫外無他。所謂戰國之文是也。

今錄老泉文數首如下。

諫論上

古今論諫。常與諷而少直。其說蓋出於仲尼。吾以爲諷直一也。顧用之之術。何如耳。伍舉進隱語。楚王淫益甚。茅焦解衣危論。秦帝立悟。諷固不可盡與。直亦未易少之。吾故曰。顧用之之術。何如耳。然則仲尼之說。非乎。曰。仲尼之說。純乎經者也。吾之說。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。如得其術。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。吾百諫而百聽矣。況虛己者乎。不得其術。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。

吾百諫而百不聽矣。況逆忠者乎。然則奚術而可。曰。機智勇辯。如古游說之士而已。夫游說之士。以機智勇辯濟其詐。吾欲諫者。以機智勇辯濟其忠。請備論其效。周衰。游說熾於列國。自是世有其人。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。說而從者十九。諫而死者皆是。說而死者未嘗聞。然而抵觸忌諱。說或甚於諫。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。說之術。可爲諫法者五。理論之。勢禁之。利誘之。激怒之。隱諷之。之謂也。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。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。甘羅以杜郵之死。詰張唐。而相燕之行。有日。趙卒以兩賢王之意。語燕而立歸武臣。此理而諭之也。子貢以內憂。教田常。而齊不得伐魯。武公以麋鹿脅頃襄。而楚不敢圖周。魯連以烹醢懼垣衍。而魏不果帝秦。此勢而禁之也。田生以萬戶侯。啓張卿。而劉澤封。朱建以富貴。餌閔孺。而辟陽赦。鄒陽以愛幸。悅長君。而梁王釋。此利而誘之也。蘇秦以牛後羞韓。而惠王按劍太息。范雎以無王恥秦。而昭王長跪請教。酈生以助秦凌漢。而沛公輟洗聽計。此

激而怒之也。蘇代以土偶笑田文。楚人以弓繳感襄王。荆通以娶婦悟齊相。此隱而諷之也。五者相傾險諛之論。雖然施之忠臣。足以成功。何則。理而諭之主。雖昏必悟。勢而禁之主。雖驕必懼。利而誘之主。雖怠必奮。激而怒之主。雖懦必立。隱而諷之主。雖暴必容。悟則明。懼則恭。奮則勤。立則勇。容則寬。致君之道。盡於此矣。吾觀昔之臣。言必從。理必濟。莫若魏鄭公。其初實學縱橫之說。此所謂得其術者歟。噫。龍逢比干。不獲稱良臣。無蘇秦張儀之術也。蘇秦張儀。不免爲游說。無龍逢比干之心也。是以龍逢比干。吾取其心。不取其術。蘇秦張儀。吾取其術。不取其心。以爲諫法。

諫論下

夫臣能諫。不能使君必納諫。非真能諫之臣。君能納諫。不能使臣必諫。非真能納諫之君。欲君必納乎。嚮之論備矣。欲臣必諫乎。吾其言之。夫君之大。天也。其尊神也。其威雷霆也。人之不能抗天。觸神。忤雷霆。亦明矣。聖人知其然。

故立賞以勸之。傳曰：興王賞諫臣是也。猶懼其選奕阿諛，使一日不得聞其過。故制刑以威之。書曰：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。人之情，非病風喪心，未有避賞而就刑者。何苦而不諫哉？賞與刑不設，則人之情，又何苦而抗天觸神，忤雷霆哉？自非性忠議不悅賞，不畏罪，誰欲以言博死者？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？今有三人焉：一人勇，一人勇怯半，一人怯。有與之臨乎淵谷者，且告之曰：能跳而越，此謂之勇。不然爲怯。彼勇者恥怯，必跳而越焉。其勇怯半者與怯者，則不能也。又告之曰：跳而越者與千金，不然則否。彼勇怯半者，奔利必跳而越焉。其怯者猶未能也。須臾顧見猛虎，暴然相逼，則怯者不待告，跳而越之，如康莊矣。然則人豈有勇怯哉？要在以勢驅之耳。君之難犯，猶淵谷之難越也。所謂性忠義不悅賞，不畏罪者，勇者也。故無不諫焉。悅賞者，勇怯半者也。故賞而後諫焉。畏罪者，怯者也。故刑而後諫焉。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，故以賞爲千金，以刑爲猛虎，使其前有所趨，後有所避，其勢不得

不極言規失。此三代所以興也。末世不然。遷其賞於不諫。遷其刑於諫。宜乎臣之噤口卷舌。而亂亡隨之也。間或賢君欲聞其過。亦不過賞之而已。嗚呼。不有猛虎。彼怯者肯越淵谷乎。此無他。墨刑之廢耳。三代之後。如霍光誅昌邑。不諫之臣者。不亦鮮哉。今之諫賞。時或有之。不諫之刑。缺然無矣。苟增其所有。有所無。則諛者直。佞者忠。況忠直者乎。誠如是。欲聞讜言而不獲。吾不信也。

木假山記

木之生。或蘖而殤。或拱而夭。幸而至於任爲棟梁。則伐。不幸而爲風之所拔。水之所漂。或破折。或腐。幸而得不破折。不腐。則爲人之所材。而有斧斤之患。其最幸者。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。不知其幾百年。而其激射齧食之餘。或髣髴於山者。則爲好事者取去。強之以爲山。然後可以脫沙泥而遠斧斤。而荒江之濱。如此者。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。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。何可勝數。則

其最幸者之中。又有不幸者焉。予家有三峯。予每思之。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。且其蘖而不殤。拱而不夭。任爲棟梁而不伐。風拔水漂而不破折。不腐。不破折。不腐。而不爲人所材。以及於斧斤。出於湍沙之間。而不爲野人樵夫之所薪。而後得至乎此。則其理似不偶然也。然予之愛之。則非徒愛其似山。而又有有所感焉。非徒愛之。而又有有所敬焉。予見中峯。魁岸踞肆。意氣端重。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。二峯者。莊栗刻峭。凜乎不可犯。雖其勢服於中峯。而岌然無阿附意。吁。其可敬也。夫。其可以有所感也。夫。

(八) 蘇子瞻

蘇軾。字子由。號東坡。洵之子也。年十歲。父洵游學四方。母程氏親授以書。聞古今成敗。輒能語其要。及冠。博通經史。屬文日數千言。初好讀賈誼陸贄之書。已而讀莊子。歎曰。吾昔有見。口未能言。今見是書。得吾心矣。又喜與方外游。文中往往有禪理。東坡自謂其作文如行雲流水。初無定質。但常行於所

當行。止於所不可不止。雖嬉笑怒罵之辭。皆可書而誦之。蓋其文渾涵光芒。雄視一世。梅聖俞謂其似孟子。庶乎近焉。

清人劉熙載文概云。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。說沒要緊的話。未曾有底題。說未曾有的話。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。又云。坡文多微妙語。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。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。又云。東坡文只是拈來法。此由悟性絕人。故處處觸著耳。凡所云云。一言以蔽之曰。禪理而已。坡文有禪理。前人未有發之者。惟李耆卿云。子瞻學莊子國策史記楞嚴經。今錄東坡文數首如下。

方山子傳

方山子。光黃間隱人也。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。閭里之俠皆宗之。稍壯。折節讀書。欲以此馳騁當世。然終不遇。晚乃遜於光黃間。曰岐亭。菴居蔬食。不與世相聞。棄車馬。毀冠服。徒步往來山中。人莫識也。見其所著帽。方聳而高。曰。

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。因謂之方山子。余謫居於黃。過岐亭。適見焉。曰。嗚呼。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。何爲而在此。方山子亦矍然。問余所以至此者。余告之故。俯而不答。仰而笑。呼余宿其家。環堵蕭然。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。余旣聳然異之。獨念方山子少時。使酒好劍。用財如糞土。前十有九年。余在岐山。見方山子從兩騎。挾二矢。游西山。鵠起於前。使騎逐而射之。不獲。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。因與余馬上論用兵。及古今成敗。自謂一世豪士。今幾日耳。精悍之色。猶見於眉間。而豈山中之人哉。然方山子世有勳閥。當得官。使從事於其間。今已顯聞。而其家在洛陽。園宅壯麗。與公侯等。河北有田。歲得帛千匹。亦足以富樂。皆棄不取。獨來窮山中。此豈無得而然哉。余聞光黃間多異人。往往佯狂垢污。不可得而見。方山子儻見之與。

范增論

漢用陳平計。間疎楚君臣。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。稍奪其權。增大怒曰。天下

事大定矣。君王自爲之。願賜骸骨歸卒伍。歸未至彭城。疽發背死。蘇子曰。增之去善矣。不去。羽必殺增。獨恨其不蚤耳。然則當以何事去。增勸羽殺沛公。羽不聽。終以此失天下。當於是去耶。曰否。增之欲殺沛公。人臣之分也。羽之不殺。猶有人君之度也。增曷爲以此去哉。易曰。知幾其神乎。詩曰。相彼雨雪。先集維霰。增之去。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。陳涉之得民也。以項燕扶蘇。項氏之興也。以立楚懷王孫心。而諸侯叛之也。以弑義帝。且義帝之立。增爲謀主矣。義帝之存亡。豈獨爲楚之盛衰。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。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。羽之殺卿子冠軍也。是弑義帝之兆也。其弑義帝。則疑增之本也。豈必待陳平哉。物必先腐也。而後蟲生之。人必先疑也。而後讒入之。陳平雖智。安能間無疑之主哉。吾嘗論義帝。天下之賢主也。獨遣沛公入關。而不遣項羽。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。而擢以爲上將。不賢而能如是乎。羽旣矯殺卿子冠軍。義帝必不能堪。非羽弑帝。則帝殺羽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

增始勸項梁立義帝。諸侯以此服從。中道而弑之。非增之意也。夫豈獨非其意。將必力爭而不聽也。不用其言。而殺其所立。羽之疑增。必自是始矣。方其殺卿子冠軍。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。君臣之分未定。爲增計者。力能誅羽。則誅之。不能則去之。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。增年已七十。合則留。不合則去。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。而欲依羽以成功名。陋矣。雖然。增高帝之所畏也。增不去。項羽不亡。嗚呼。增亦人傑也哉。

放鶴亭記

熙寧十年秋。彭城大水。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。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。水落。遷於故居之東。東山之麓。登高而望。得異境焉。作亭於其上。彭城之山。岡嶺四合。隱然如大環。獨缺其西一面。而山人之亭。適當其缺。春夏之交。草木際天。秋冬雪月。千里一色。風雨晦明之間。俯仰百變。山人有二鶴。甚馴而善飛。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。縱其所如。或立於陂田。或翔於雲表。莫則僦東山而

歸故名之曰放鶴亭。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。飲酒於斯亭而樂之。揖山人而告之曰。子知隱居之樂乎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。易曰。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詩曰。鶴鳴于九皋。聲聞于天。蓋其爲物清遠閒放。超然於塵垢之外。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。隱德之士。狎而玩之。宜若有益而無損者。然衛懿公好鶴。則亡其國。周公作酒誥。衛武公作抑戒。以爲荒惑敗亂。無若酒者。而劉伶阮籍之徒。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。嗟夫。南面之君。雖清遠閒放如鶴者。猶不得好好之。則亡其國。而山林遁世之士。雖荒惑敗亂如酒者。猶不能爲害。而况於鶴乎。由此觀之。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。山人欣然而笑曰。有是哉。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。

鶴飛去兮。西山之缺。高翔而下。覽兮擇所適。翻然斂翼。宛將集兮。忽何所見。矯然而復擊。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。啄蒼苔而履白石。鶴歸來兮。東山之陰。其下有人兮。黃冠草履。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。其餘以汝飽。歸來歸來兮。

西山不可以久畱。

(九) 蘇子由

蘇轍字子由。號穎濱。軾之弟也。性沈靜簡潔。爲文汪洋淡泊。如其爲人。不求人知。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也。其迂緩處尤似歐陽公。吳仲倫謂穎濱在八家中。自覺稍弱。然白渠以後。至震川未出以前。無此作也。此言甚當。

今錄穎濱文數首如下。

武昌九曲亭記

子瞻遷於齊安。廬於江上。齊安無名山。而江之南。武昌諸山。陂陀蔓延。澗谷深密。中有浮圖精舍。西曰西山。東曰寒谿。依山臨壑。隱蔽松檝。蕭然絕俗。車馬之跡不至。每風止日出。江水伏息。子瞻杖策載酒。乘漁舟亂流而南。山中有一二子。好客而喜游。聞子瞻至。幅巾迎笑。相攜徜徉而上。窮山之深。力極而息。埽葉席草。酌酒相勞。意適忘返。往往畱宿於山上。以此居齊安三年。不

知其久也。然將適西山。行於松柏之間。羊腸九曲而獲少平。遊者至此必息。倚怪石。蔭茂木。俯視大江。仰瞻陵阜。旁矚溪谷。風雲變化。林麓向背。皆效於左右。有廢亭焉。其遺址甚狹。不足以席衆客。其旁古木數十。其大皆百圍千尺。不可加以斤斧。子瞻每至其下。輒睥睨終日。一旦大風雷雨。拔去其一。斥其所據。亭得以廣。子瞻與客人山視之。笑曰。茲欲以成吾亭耶。遂相與營之。亭成。而西山之勝始具。子瞻於是最樂。昔余少年。從子瞻遊。有山可登。有水可浮。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。爲之悵然。移日至其翩然獨往。逍遙泉石之上。擷花卉。拾澗寶。酌水而飲之。見者以爲仙也。蓋天下之樂無窮。而以適意爲悅。方其得意。萬物無以易之。及其既厭。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。譬之飲食。雜陳於前。要之一飽。而同委於臭腐。夫孰知得失之所在。惟其無愧於中。無責於外。而姑寓焉。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。

上樞密韓太尉書

太尉執事。轍生好爲文。思之至深。以爲文者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以學而能。氣可以養而致。孟子曰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今觀其文章。寬厚宏博。充乎天地之間。稱其氣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。周覽四海。名山大川。與燕趙間豪俊交游。故其文疎蕩。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。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。其氣充乎其中。而溢乎其貌。動乎其言。而見乎其文。而不自知也。轍生十有九年矣。其居家所與游者。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。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。無高山大野。可登覽以自廣。百氏之書。雖無所不讀。然皆古人之陳迹。不足以激發其志氣。恐遂汨沒。故決然捨去。求天下奇聞壯觀。以知天地之廣大。過秦漢之故都。恣觀終南嵩華之高。北顧黃河之奔流。慨然想見古之豪傑。至京師。仰觀天子宮闕之壯。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。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見翰林歐陽公。聽其議論之宏辯。觀其容貌之秀偉。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。而後知天下之文章。聚乎此也。太尉以才略冠天下。天下之所恃以無憂。四

夷之所憚以不敢發。入則周公召公。出則方叔召虎。而轍也未之見焉。且夫人之學也。不志其大。雖多而何爲。轍之來也。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。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。於人見歐陽公。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。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。聞一言以自壯。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。轍年少。未能通習吏事。嚮之來。非有取於斗升之祿。偶然得之。非其所樂。然幸得賜歸待選。使得優游數年之間。將歸益治其文。且學爲政。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。又幸矣。

(十) 曾子固

曾鞏。字子固。宋南豐人。生而警悟。十二歲能文。甫冠。名聞四方。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。鞏學術醇正。以孝友聞。故其爲文章。典雅有餘。而精彩不足。然宋史謂其上下馳騁。愈出而愈工。本原六藝。斟酌於司馬遷韓愈。一時工作文詞者。鮮能過也。不無過譽。子固少嘗與王介甫游。介甫得志。始與之異。實則

二人性情絕不相同也。

朱子評子固文云。南豐文卻通質。他初亦只是學爲文。卻因爲文。漸見些子道理。故文字依傍道理做。不爲空言。只是關鍵緊要處。也說得寬緩不分明。緣他見處不徹。無根本上工夫。所以如此。但比之東坡。則較質而近理。夫朱子之取子固而棄東坡。是純以理學家之眼光看文。是當別論。不得因此遂謂子固勝東坡也。

今錄子固文數首如下。

送周屯田序

士大夫登朝廷。年七十。上書去其位。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。亦可謂榮矣。然而有若不釋然者。余爲之言曰。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。安居几杖。膳羞被服。百物之珍好自若。天子養以燕饗。飲食鄉射之禮。自比子弟。袒裼鞠臙。以薦其物。諮其辭說。不於庠序。於朝廷。時節之賜。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。不以朝

則以夕。上之聽其休。爲不敢勤以事。下之自老。爲無爲而尊榮也。今日辭事。返其廬。徒御散矣。賓客去矣。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。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。約居而獨游。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。如此其於長者薄也。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。雖然。不及乎尊事。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。不享乎珍好。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。不去乎深山長谷。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。不居其榮。豈有患乎其辱哉。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。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。於士之倦而歸者。顧爲煩且勞也。今之置古事者。顧有司爲少耳。士之老於其家者。獨得其自肆也。然則何爲動其意耶。余爲之言者。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。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。與余舊且好也。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。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。讀余言者。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。南豐曾鞏序。

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

熙寧元年春。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。自蜀以書至京師。謂余曰。軾之大父。行甚高而不爲世用。故不能自見於天下。然古之人。亦不必皆能自見。而卒有傳於後者。以世有發明之者耳。故軾之先人。嘗疏其事。蓋將屬銘於子。而不幸不得就其志。軾何敢廢焉。子其爲我銘之。余爲之記其說曰。君諱序。字仲先。眉州眉山人。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。曾大父欽。大父祐。父杲。三世皆不仕。而行義聞於鄉里。祐生於唐季。而卒於周顯德之間。嘗以事至成都。遇道士異之。屏人謂曰。吾術能變化百物。將以授子。祐辭不願。道士笑曰。是果有以過人矣。而杲始以好施顯名。君讀書。務知大義。爲詩。務達其志而已。詩多至千餘篇。爲人疎達自信。持之以謙。輕財好施。急人之病。孜孜若不及。歲凶。賣田以賑其鄰里。鄉黨至熟。人將償之。君辭不受。以是至數破其業。厄於饑寒。然未嘗以爲悔。而好施益甚。遇人無疏密。一與之傾蓋。無疑礙。或欺而侮之。君亦不變。人莫測其意也。李順叛。攻眉州。君居圍中守禦。會其父病歿。君治

喪執禮盡哀。退慰安其母。皆不失所宜。慶曆初。詔州縣立學。取士爭欲執事。學中。君獨戒其子孫。退避。人皆服其行。蜀自五代之亂。學者衰少。又安其鄉里。皆不願出仕。君獨教其子渙。受學。所以成就之者甚備。至渙以進士起家。蜀人榮之。意始大變。皆喜受學。及其後。眉之學者至千餘人。蓋自蘇氏始。而君之季子洵。壯猶不知書。君亦不强之。謂人曰。是非憂其不學者也。既而洵果奮發力學。與其子軾。轍。皆以文學名天下。爲學者所宗。蓋雖不用於世。而見於家。稱於鄉里者如此。是不可以無傳也已。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。後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。享年七十有五。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。終於家。八年二月某日。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。夫人史氏。蓬萊縣太君。二子曰。渙。尙書都官郎中。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。有能名。曰。洵。霸州文安縣主簿。編纂太常禮書。贈光祿寺丞。孫七人。位。佾。不欺。不疑。不危。軾。轍。軾。殿中丞。直史館。轍。商州軍事推官。銘曰。

蘇氏徂西。值蜀崩分。三世高逝。以篤吾仁。君始不羈。勞躬以卑。孝於父母。施及窮嫠。維見之卓。教其子孫。終化鄉邦。學者誦誦。維子若孫。同時三人。擅名文章。震動四方。迺本厥初。考祖之自。刻詩墓石。以畀厥裔。

擬峴臺記

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。因城之東隅。作臺以遊。而命之曰擬峴臺。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。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。而間獨求記於余。初州之東。其城因大邱。其隍因大谿。其隅因客土。以出谿上。其外連山高陵。野林荒墟。遠近高下。壯大閎廓。怪奇可喜之觀。環撫之東南者。可坐而見也。然而雨潦潦毀。蓋藏棄委於榛藂芴草之間。未有卽而愛之者也。君得之而喜。增甃與土。易其破缺。去榛與草。發其亢爽。繚以橫檻。覆以高臺。因而爲臺。以脫埃氛。絕煩囂。出雲氣。而臨風雨。然後谿之平沙漫流。微風遠響。與夫浪波洶湧。破山拔木之奔放。至於高桅勁艣。沙禽水獸。下上而浮沈者。皆出乎履舄之下。

山之蒼顏秀壁。巔崖拔出。挾光景而薄星辰。至於平岡長陸。虎豹踞而龍蛇走。與夫荒蹊聚落。樹陰曖曖。遊人行旅。隱見而斷續者。皆出乎衽席之內。若夫雲煙開斂。日光出沒。四時朝暮。雨暘明晦。變化之不同。則雖覽之不厭。而雖有智者。亦不能窮其狀也。或飲者淋漓。歌者激烈。或覩觀微步。徬徨徙倚。則得於耳目。與得之於心者。雖所寓之樂有殊。而亦各適其適也。撫非通道。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。多良田。故水旱螟螣之災少。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。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。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。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。發召之役也。君旣因其土俗。而治以簡靜。故得以休其暇日。而寓其樂於此。州人士女。樂其安且治。而又得遊觀之美。亦將同其樂也。故余爲之記。

(十一) 王介甫

王安石。字介甫。號半山。宋撫州臨川人。少好讀書。過目終身不忘。其爲文運筆如飛。若不經意。旣成。見者皆服其精妙。曾鞏以其文示歐陽公。公爲之延

譽名乃大著。安石爲人。性情乖僻。解釋經義。喜爲新說。囚首垢面而談詩書。蘇明允作辨奸論。以詆之。相神宗言變法。天下騷然。介甫之爲文。一如其人。岸傲不羣之概。溢于言表。而其精悍處。非他人之所能及也。

今錄介甫文數首如下。

送胡叔才序

叔才銅陵大宗。世以貲名。子弟豪者。馳騁漁弋爲己事。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。先時邑之豪子弟。有命儒者。耗其千金之產。卒無就。邑豪以爲諺。莫肯命儒者。遇儒冠者。皆指目遠去。若將浼己然。雖胡氏亦然。獨叔才之父母不然。於叔才之幼。捐重幣。逆良先生教之。旣壯。可以遊資而遣之。無所靳。居數年。朋試於有司。不合而歸。邑人之訾者半。竊笑者半。其父母愈篤不悔。復資而遣之。叔才純孝人也。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。追四方材賢。學作文章。思顯其身。以及其親。不數年。遂能裊然爲材進士。復朋試於有司。不幸復誄。

於不已知。不予愚而從之游。嘗謂予言父母之思。而慙其邑人不能歸。予曰歸也。夫祿與位。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。彼賢者道弼於中。而褻之以藝。雖無祿與位。其榮者固在也。子之親。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。可謂不賢乎。或訾或笑。而終不悔。不賢者能之乎。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。殆不其然。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。昔之訾者竊笑者。固庸者爾。豈子所宜慙哉。姑持予言以歸。爲父母壽。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。因釋然寤。治裝而歸。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。

答司馬諫議書

某啓。昨日蒙教。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。而議事每不合。所操之術多異故也。雖欲強聒。終必不蒙見察。故略上報。不復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實視遇厚。於反覆不宜鹵莽。故今具道所以。冀君實或見恕也。蓋儒者所爭。尤在於名實。名實已明。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實所以見教者。以爲侵官生事。

征利拒諫。以致天下怨謗也。某則以爲受命於人。主議法度。而修之於朝廷。以授之於有司。不爲侵官。舉先王之政。以興利除弊。不爲生事。爲天下理財。不爲征利。闢邪說。難壬人。不爲拒諫。至於怨誹之多。則固前知其如此也。人習於苟且。非一日。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。同俗自媚於衆爲善。上乃欲變此。而某不量敵之衆寡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。則衆何爲而不洶洶。然盤庚之遷。胥怨者民也。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盤庚不爲怨者。故改其度。度義而後動。是而不見。可悔故也。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。未能助上大有爲。以膏澤斯民。則某知罪矣。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。守前所爲而已。則非某之所敢知。無由會晤。不任區區向往之至。

通評四 左國史漢

(一) 總論

古今文人。千流萬派。而一考其端。大抵導源於春秋戰國。春秋戰國之文。其

尤著者。左氏傳戰國策孟軻莊周是也。然則吾何爲以左國史漢並論。曰左國紀事也。史漢亦紀事也。孟軻莊周議論也。後世爲紀事之文者。多直接或間接出於左國史漢。爲議論之文者。多直接或間接出於孟軻莊周。如韓柳歐蘇諸大家之淵源。不難一一尋之。而明清諸家。則尤有出於韓柳歐蘇者矣。吾人探本窮源。不得不有以論之。因分左國史漢爲一類。孟軻莊周爲一類。而著之於篇。

(二) 左傳

左傳者。左邱明因孔子之春秋而作傳也。左邱明者。魯之太史。或曰姓左。名邱明。或曰左邱複姓。後人因其目盲。而稱之爲盲左。又作國語。司馬遷所謂左邱失明。厥有國語。是也。

呂氏居仁童蒙訓云。文章不分明指切。而從容委曲。辭不切迫。而意已獨至。惟左傳爲然。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。涵養自別。故辭氣不迫如此。非後世所

學語言者也。又云。左氏之文。語有盡而意無窮。又云。論語之文。簡淡不厭。非左氏所及。李耆卿云。六經是治世之文。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。戰國策是亂世之文。讀此數言。由論語而左傳。而戰國策。於文之變。可以觀世之變矣。清人劉熙載文概云。春秋文見於此。起義在彼。左氏窺此祕。故其文虛實互藏。兩在不測。又云。微而顯。志而晦。婉而成章。盡而不汙。懲惡而勸善。左氏釋經。有此五體。其實左敘事。亦處處皆本此意。左氏敘事。紛者整之。孤者輔之。板者活之。直者婉之。俗者雅之。枯者腴之。翦裁運化之方。斯爲大備。又云。劉知幾通史。謂左傳其言簡而要。其事詳而博。余謂百世史家。類不出乎此法。後漢書稱荀悅漢紀。辭約事詳。新唐書以文省事。增爲尙。其知之矣。又云。左氏善用密。國策善用疎。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。若論字句之精嚴。則左公允推獨步。

國語亦左氏所作。柳宗元極稱道之。所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。又謂國語文

深閎傑異。是也。（柳子厚亦嘗作非國語）而不及左傳。大概國語比之左傳較爲質樸。於子厚性情相近故耳。

與左傳並稱者。有公羊穀梁二傳。公羊高、穀梁赤之所著也。後世治文學者亦兼及之。文概云。左氏尙禮。故文。公羊尙智。故通。穀梁尙義。故正。又云。公羊堂庶較大於穀梁。指歸較正于左氏。左氏堂庶更大于公羊。而指歸不及穀梁。讀此語者。可以知三傳之短長矣。今錄左傳數首如下。

曹劌論戰

齊師伐我。公將戰。曹劌請見。其鄉人曰。肉食者謀之。又何間焉。劌曰。肉食者鄙。未能遠謀。遂入見。問何以戰。公曰。衣食所安。弗敢專也。必以分人。對曰。小惠未徧。民弗從也。公曰。犧牲玉帛。弗敢加也。必以信。對曰。小信未孚。神弗福也。公曰。小大之獄。雖不能察。必以情。對曰。忠之屬也。可以一戰。戰則請從。公與之乘。戰于長勺。公將鼓之。劌曰。未可。齊人三鼓。劌曰。可矣。齊師敗績。公將

馳之。劇曰：未可。下視其轍，登軾而望之。劇曰：可矣。遂逐齊師。既克，公問其故。對曰：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國難測也，懼有伏焉。吾視其轍亂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

子魚論戰

楚人伐宋以救鄭。宋公將戰，大司馬固諫曰：天之棄商久矣，君將興之，弗可赦也已。弗聽。及楚人戰于泓，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濟。司馬曰：彼衆我寡，及其未既濟也，請擊之。公曰：不可。既濟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未可。既陳而後擊之。宋師敗績，公傷股，門官殲焉。國人皆咎公。公曰：君子不重傷，不禽二毛。古之爲軍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雖亡國之餘，不鼓不成列。子魚曰：君未知戰。勅敵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贊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猶有懼焉。且今之勅者，皆吾敵也。雖及胡耆，獲則取之，何有於二毛？明恥教戰，求殺敵也。傷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愛重傷，則如勿傷。愛其二毛，則如服焉。三軍以利用也，金鼓以

聲氣也。利而用之。阻隘可也。聲盛致志。鼓儼可也。

蹇叔哭師

杞子自鄭使告于秦。曰：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。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穆公訪諸蹇叔。蹇叔曰：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？師之所爲，鄭必知之。勤而無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公辭焉。召孟明、西乞乙，使出師于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曰：孟子，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。公使謂之曰：爾何知？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。蹇叔之子與師，哭而送之。曰：晉人禦師必於殽，殽有二陵焉。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閒，余收爾骨焉。秦師遂東。

燭之武退秦師

晉侯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于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汜南。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國危矣。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公從之。辭曰：臣之壯也，猶不

如人。今老矣。無能爲也已。公曰。吾不能早用子。今急而求子。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。子亦有不利焉。許之夜縋而出。見秦伯曰。秦晉圍鄭。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于君。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。君知其難也。焉用亡鄭以陪鄰。鄰之厚。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。行李之往來。共其乏困。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爲晉君賜矣。許君焦瑕。朝濟而夕設版焉。君之所知也。夫晉。何厭之有。既東封鄭。又欲肆其西封。若不闕秦。將焉取之。闕秦以利晉。唯君圖之。秦伯說。與鄭人盟。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。乃還。子犯請擊之。公曰。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。不仁。失其所與。不知。以亂易整。不武。吾其還也。亦去之。

(三) 戰國策

戰國策三十三篇。爲漢劉向所校定。而不知爲何人所作。蓋戰國時人記其時策士游說之事而成篇也。劉向曰。戰國之時。君德淺薄。爲之謀策者。不得

不因勢而爲資。據時而爲。（此處有脫字。或作畫字。）故其謀扶急持傾。爲一切之權。雖不可以臨國教化。兵革救急之勢也。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。出奇策異智。轉危爲安。運亡爲存。亦可喜。皆可觀。讀此數語。可以知國策爲亂世之文。

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。痛詆之。略曰。戰國之遊士。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。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。偷爲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。而諱其敗。言戰之善。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爲之者。莫不有利焉。而不勝其害也。有得焉。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。以亡其身。而諸侯及秦用之者。亦滅其國。其爲世之大禍明矣。又謂劉向之以爲可喜可觀。爲惑于流俗。而不篤於自信云云。子固之言。可謂道盡國策之疵弊。然此非所以論文學也。蘇老泉曰。蘇秦、張儀。吾取其術。不取其心。讀國策者。會斯旨焉。可也。文概云。戰國說士之言。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。故得如善攻者。使人不能守。

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。不然專於措辭求奇。雖復可驚可喜。不免脛而易散。又云。文之快者每不沈。沈者每不快。國策乃沈而快。文之雋者每不雄。雄者每不雋。國策乃雄而雋。又云。國策明快。無如虞卿之折樓緩。慷慨無如荆卿之辭燕丹。又云。國策文有兩種。一堅明束約。賈生得之一。沈鬱頓挫。司馬子長得之。評國策之文。此言盡之矣。今錄其文數首如下。

鄒忌諷齊王納諫

鄒忌修八尺有餘。而形貌昳麗。朝服衣冠。窺鏡。謂其妻曰。我孰與城北徐公美。其妻曰。君美甚。徐公何能及君也。城北徐公。齊國之美麗者也。忌不自信。而復問其妾曰。吾孰與徐公美。妾曰。徐公何能及君也。且日。客從外來。與坐談。問之。吾與徐公孰美。客曰。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明日。徐公來。熟視之。自以爲不如。窺鏡而自視。又弗如遠甚。暮寢而思之。曰。吾妻之美我者。私我也。妾之美我者。畏我也。客之美我者。欲有求于我也。於是入朝見威王。曰。臣誠知

不如徐公美。臣之妻私臣。臣之妾畏臣。臣之客欲有求于臣。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齊地方千里。百二十城。宮婦左右。莫不私王。朝廷之臣。莫不畏王。四境之內。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觀之。王之蔽甚矣。王曰。善。乃下令。羣臣吏民。能面刺寡人之過者。受上賞。上書諫寡人者。受中賞。能謗譏于市朝。聞寡人之耳者。受下賞。令初下。羣臣進諫。門庭若市。數月之後。時時而聞。進。朞年之後。雖欲言。無可進者。燕趙韓魏聞之。皆朝于齊。此所謂戰勝于朝廷。

趙威后問齊使

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。書未發。威后問使者曰。歲亦無恙耶。民亦無恙耶。王亦無恙耶。使者不說曰。臣奉使使威后。今不問王。而先問歲與民。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。威后曰。不然。苟無歲。何有民。苟無民。何有君。故有問。舍本而問末者耶。乃進而問之曰。齊有處士曰鍾離子。無恙耶。是其爲人也。有糧者亦食。無糧者亦食。有衣者亦衣。無衣者亦衣。是助王養其民者也。何以至今不

業也。葉陽子無恙乎。是其爲人。哀鰥寡。卹孤獨。振困窮。補不足。是助王息其民者也。何以至今不業也。北宮之女嬰兒子。無恙耶。撤其環瑱。至老不嫁。以養父母。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。胡爲至今不朝也。此二士弗業。一女不朝。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。於陵子仲尙存乎。是其爲人也。上不臣于王。下不治其家中。不索交諸侯。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。何爲至今不殺乎。

顏觸說齊王

齊宣王見顏觸。曰。觸前。觸亦曰。王前。宣王不說。左右曰。王人君也。觸人臣也。王曰。觸前。觸亦曰。王前。可乎。觸對曰。夫觸前爲慕勢。王前爲趨士。與使觸爲慕勢。不如使王爲趨士。王忿然作色曰。王者貴乎。士貴乎。對曰。士貴耳。王者不貴。王曰。有說乎。觸曰。有昔者。秦攻齊。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。死不赦。令曰。有能得齊王頭者。封萬戶侯。賜金千鎰。由是觀之。生王之頭。曾不若死士之壟也。宣王曰。嗟乎。君子焉可侮哉。寡人自取病耳。願請受爲

弟子。且顏先生與寡人遊。食必太牢。出必乘車。妻子衣服麗都。顏觸辭去。曰。夫玉生于山。制則破焉。非弗寶貴矣。然太璞不完。士生乎鄙野。推選則祿焉。非不尊遂也。然而形神不全。觸願得晚食以當肉。安步以當車。無罪以當貴。清淨貞正。以自虞。則再拜而辭去。君子曰。觸知足矣。歸真反璞。則終身不辱。

秦問九鼎

秦興師臨周。而求九鼎。周君患之。以告顏率。顏率曰。大王勿憂。臣請東借救於齊。顏率至齊。謂齊王曰。夫秦之無道也。欲興兵臨周。而求九鼎。周之君臣。內自畫計與秦。不若歸之大國。夫存危國。美名也。得九鼎。厚寶也。願大王圖之。齊王大悅。發師五萬人。使陳臣思將以救周。而秦兵罷。齊將求九鼎。周君又患之。顏率曰。大王勿憂。臣請東解之。顏率至齊。謂齊王曰。周賴大國之義。得君臣父子相保也。願獻九鼎。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。齊王曰。寡人將寄徑於梁。顏率曰。不可。夫梁之君臣。欲得九鼎。謀之暉臺之下。少海之上。

其日久矣。鼎入梁，必不出。齊王曰：寡人將寄徑於楚。對曰：不可。楚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謀之於葉庭之中。其日久矣。若入楚，鼎必不出。王曰：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？顏率曰：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。夫鼎者，非效醢壺醬甄耳。可懷挾提挈，以至齊者，非效烏集、烏飛、兔與、馬逝、灘然止於齊者。昔周之伐殷，得九鼎，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，九九八十一萬人。士卒師徒器械被具，所以備者稱此。今大王縱有其人，何塗之從而出？臣竊爲大王私憂之。齊王曰：子之數來者，猶無與耳。顏率曰：不敢欺大國，疾定所從出。弊邑遷鼎以待命。齊王乃止。

樓緩對秦王

三國攻秦入函谷。秦王謂樓緩曰：三國之兵深矣。寡人欲割河東而講。對曰：割河東，大費也。免於國患，大利也。此父兄之任也。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？王召公子池而問焉。對曰：講亦悔，不講亦悔。王曰：何也？對曰：王割河東而講。

三國雖去。王必曰。惜矣。三國且去。吾特以三城從之。此講之悔也。王不講。三國入函谷。咸陽必危。王又曰。惜矣。吾愛三城而不講。此又不講之悔也。王曰。鈞吾悔也。寧亡三城而悔。無危咸陽而悔也。寡人決講矣。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。

(四) 史記

史記者。漢司馬遷之所作也。遷以李陵事得罪。鬱結不自得。發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。其詳已見於通評第一。今取前人評左國史漢短長之言。略列于左。

李耆卿文章精義云。論語氣平。孟子氣激。莊子氣樂。屈子氣怨。史記氣湧。漢書氣怯。

劉海峯云。子長文字。微情妙旨。寄之筆墨。蹊徑之外。又如郭忠恕天外數峯。略有筆墨。而無筆墨之跡。故太史公文。並非孟堅（班固）所知。

劉熙載文概云。子長精思逸韻。俱勝孟堅。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。固也。精思復何以異。曰。子長能于無尺寸處起尺寸。孟堅於尺寸難施處。便差數觀矣。又云。馬遷與左氏一揆。左氏先經以始事。後經以終義。依經以辯理。錯經以合異。在馬則夾敘夾議。于諸法已不移而具。又云。文之道。時爲大。春秋不同於尙書。無論矣。卽以左傳史記言之。強左爲史。則噍殺。強史爲左。則嘽緩。惟與時爲消息。故不同。正所以同也。又云。尙禮法者好左氏。尙天機者好莊子。尙性情者好離騷。尙智計者好國策。尙意氣者好史記。好各因人。書之本量。初不以此加損焉。按上文與時爲消息。及好各因人二語。可謂名言。而文概又云。學離騷得其情者爲太史公。得其辭者爲司馬長卿。又云。太史公文。韓得其雄。歐得其逸。僅此寥寥數語。能說盡太史公文之源流。今復錄史記數篇如下。

老子列傳

老子者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。名耳。字聃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。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。子所言者。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。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。若是而已。孔子去。謂弟子曰。鳥。吾知其能飛。魚。吾知其能游。獸。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罔。游者可以爲綸。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。吾不能知其乘風。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邪。老子修道德。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。見周之衰。迺遂去。至關。關令尹喜曰。子將隱矣。彊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。言道德之意。五千餘言。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

六國表序

太史公讀秦紀。至犬戎敗幽王。周東徙洛邑。秦襄公始封爲諸侯。作西時。用事上帝。僭端見矣。禮曰。天子祭天地。諸侯祭其域內。名山大川。今秦雜戎翟

之俗。先暴戾。後仁義。位在藩臣。而臚於郊祀。君子懼焉。及文公踰隴。攘夷狄。尊陳寶。營岐雍之間。而穆公修政。東竟至河。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。是後陪臣執政。大夫世祿。六卿擅晉權。征伐會盟。威重於諸侯。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。諸侯晏然弗討。海內爭於戰功矣。三國終之。卒分晉。田和亦滅齊而有之。六國之盛自此始。務在彊兵并敵。謀詐用。而從衡短長之說起。矯稱讜出。誓盟不信。雖置質剖符。猶不能約束也。秦始小國。僻遠。諸夏賓之。比於戎翟。至獻公之後。常雄諸侯。論秦之德義。不如魯衛之暴戾者。量秦之兵。不如三晉之彊也。然卒并天下。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。蓋若天所助焉。或曰。東方物所始生。西方物之成熟。夫作事者。必於東南。收功實者。常於西北。故禹興於西羌。湯起於亳。周之王也。以豐鎬伐殷。秦之帝。用雍州興。漢之興。自蜀漢。秦既得意。燒天下詩書。諸侯史記尤甚。爲其有所刺譏也。詩書所以復見者。多藏人家。而史記獨藏周室。以故滅。惜哉。惜哉。獨有秦記。又不載日月。

其文略不具。然戰國之權變。亦有可頗采者。何必上古。秦取天下多暴。然世異變。成功大。傳曰。法後王。何也。以其近己。而俗變相類。議卑而易行也。學者牽於所聞。見秦在帝位日淺。不察其終始。因舉而笑之。不敢道。此與以耳食無異。悲夫。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。起周元王。表六國時事。訖二世。凡二百七十年。著諸所聞興壞之端。後有君子。以覽觀焉。

屈原列傳

屈原者。名平。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彊志。明於治亂。嫻于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。以出號令。出則接遇賓客。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。爭寵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。屈原屬草稟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。屈平不與。因讒之曰。王使屈平爲令。衆莫不知。每一令出。平伐其功曰。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王怒而疏屈平。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。讒諂之蔽明也。邪曲之害公也。方正之不容也。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。

猶離憂也。夫天者人之始也。父母者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。故勞苦倦極。未嘗不呼天也。疾痛慘怛。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。竭忠盡智。以事其君。讒人間之。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。忠而被謗。能無怨乎。屈平之作離騷。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小雅怨誹而不亂。若離騷者。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。下道齊桓。中述湯武。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。治亂之條貫。靡不畢見。其文約。其辭微。其志潔。其行廉。其稱文小。而其指極大。舉類邇而見義遠。其志潔。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。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汙泥之中。蟬蛻於濁穢。以浮游塵埃之外。不獲世之滋垢。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屈原既紉。其後秦欲伐齊。齊與楚從親。惠王患之。乃令張儀詳去秦。厚幣委質事楚。曰。秦甚憎齊。齊與楚從親。楚誠能絕齊。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。楚懷王貪而信張儀。遂絕齊。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。儀與王約六里。不聞六百里。楚使怒去。歸告懷王。懷王怒。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。大破楚。

師於丹浙。斬首八萬。虜楚將屈匄。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。以深入擊秦。戰於藍田。魏聞之。襲楚至鄧。楚兵懼。自秦歸。而齊竟怒。不救楚。楚大困。明年。秦割漢中地與楚。以和。楚王曰。不願得地。願得張儀。而甘心焉。張儀聞。乃曰。以一儀而當漢中地。臣請往如楚。如楚。又因厚幣用事者。臣靳尚。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。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原既疏。不復在位。使于齊。顧反。諫懷王曰。何不殺張儀。懷王悔。追張儀不及。其後諸侯共擊楚。大破之。殺其將唐昧。時秦昭王與楚婚。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。屈平曰。秦虎狼之國。不可信。不如無行。懷王稚子。子蘭勸王行。奈何絕秦歡。懷王卒行。入武關。秦伏兵絕其後。因畱懷王。以求割地。懷王怒。不聽。亡走趙。趙不內。復之秦。竟死於秦。而歸葬。長子頃襄王立。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。雖放流。睠顧楚國。繫心懷王。不忘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。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。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。

三致意焉。然終無可奈何。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人君無愚智賢不肖。莫不欲求忠以自爲。舉賢以自佐。然亡國破家相隨屬。而聖君治國。累世而不見者。其所謂忠者不忠。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。故內惑於鄭袖。外欺於張儀。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。令尹子蘭。兵挫地削。亡其六郡。身客死于秦。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易曰。井渫不食。爲我心恻。可以汲。王明並受其福。王之不明。豈足福哉。令尹子蘭聞之。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屈原至於江濱。被髮行吟。澤畔。顏色憔悴。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。曰。子非三閭大夫歟。何故而至此。屈原曰。舉世混濁而我獨清。衆人皆醉而我獨醒。是以見放。漁父曰。夫聖人者。不凝滯於物。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。何不隨其流。而揚其波。衆人皆醉。何不鋪其糟。而啜其醢。何故懷瑾握瑜。而自令見放爲。屈原曰。吾聞之。新沐者必彈冠。新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。受物之汶汶者乎。寧赴常

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。而蒙世之溫蠖乎。乃作懷沙之賦。於是懷石。遂自投汨羅以死。屈原既死之後。楚有宋玉。唐勒。景差之徒者。皆好辭而以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。終莫敢直諫。其後楚日以削。數十年。竟爲秦所滅。自屈原沈汨羅後。百有餘年。漢有賈生。爲長沙王太傅。過湘水。投書以弔屈原云。

(五) 漢書

漢書者。班固之所著也。固字孟堅。東漢時扶風安陵人。班彪之子。固續父志。而著漢書。未成而卒。其妹班昭繼之。乃成一百二十卷。起於高帝。終於王莽。斷代爲書。是爲創格。論其文字。比史記爲平實。文概云。孟堅文雖氣味已似東京。然溫雅深厚。其所長也。

按漢書之不及史記處。上節既言之詳矣。孟堅所長。厥惟溫雅深厚。此所謂與時爲消息也。亦其人之性情境遇不同也。今錄漢書數篇如下。

楊王孫傳

楊王孫者。孝武時人也。學黃老之術。家業千金。厚自奉養。生亡所不致。及病且終。先令其子曰。吾欲羸葬。以返吾真。必亡易吾意。死則爲布囊盛尸。入地七尺。既下。從足引脫其囊。以身親土。其子欲默而不從。重廢父命。欲從之心。又不忍。迺往見王孫友人。邴侯。邴侯與王孫書曰。王孫苦疾。僕迫從上。祠雍。未得詣前。願存精神。省思慮。進醫藥。厚自持。竊聞王孫先令羸葬。令死者亡知則已。若其有知。是戮尸地下。將羸見先人。竊爲王孫不取也。且孝經曰。爲之棺槨衣衾。是亦聖人之遺制。何必區區獨守所聞。願王孫察焉。王孫報曰。蓋聞古之聖王。緣人情。不忍其親。故爲制禮。今則越之。吾是以羸葬。將以矯世也。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。而俗人競以相高。靡財單幣。腐之地下。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。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。且夫死者。終生之化。而物之歸者也。歸者得至。化者得變。是物各反其真也。反真冥冥。亡形亡聲。迺合道情。夫

飾外以華衆。厚葬以鬲眞。使歸者不得至。化者不得變。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且吾聞之。精神者天之有也。形骸者地之有也。精神離形。各歸其眞。故謂之鬼。鬼之爲言歸也。其尸塊然獨處。豈有知哉。裹以幣帛。鬲以棺槨。支體絡束。口含玉石。欲化不得。鬱爲枯腊。千載之後。棺槨朽腐。迺得歸土。就其眞宅。繇是言之。焉用久客。昔帝堯之葬也。窆木爲匱。葛藟爲緘。其穿下不亂泉。上不泄殍。故聖王生易尙。死易葬也。不加功於亡用。不損財於亡謂。今費財厚葬。畱歸鬲至。死者不知。生者不得。是謂重惑於戲。吾不爲也。祁侯曰。善。遂羸葬。

朱雲傳

朱雲字游。魯人也。徙平陵。少時通輕俠。借客報仇。長八尺餘。容貌甚壯。以勇力聞。年四十。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。又事前將軍蕭望之。受論語。皆能傳其業。好倜儻大節。當世以是高之。元帝時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。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。言治道在於得賢。御史之官。宰相之副。九卿之右。不可不選。

平陵朱雲。兼資文武。忠正有智略。可使以六百石秩。試守御史大夫。以盡其能。上迺下其事。問公卿。太子少傅匡衡對。以爲大臣者。國家之股肱。萬姓所瞻仰。明王所慎擇也。傳曰。下輕其上爵。賤人圖柄。臣則國家搖動。而民不靜矣。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。欲以匹夫徒走之人。而超九卿之右。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。自堯之用舜。文王於太公。猶試然後爵之。又況朱雲者乎。雲素好勇。數犯法亡命。受易頗有師道。其行義未有以異。今御史大夫禹。絜白廉正。經術通明。有伯夷史魚之風。海內莫不聞知。而嘉猥稱雲。欲令爲御史大夫。妄相稱舉。疑有姦心。漸不可長。宜下有司案驗。以明好惡。嘉竟坐之。是時少府五鹿充宗。貴幸爲梁邱易。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。元帝好之。欲考其異同。令充宗與諸易家論。充宗乘貴辯口。諸儒莫能與抗。皆稱疾不敢會。有薦雲者。召入。攝齋登堂。抗首而請。音動左右。旣論難。連拄五鹿君。故諸儒爲之語曰。五鹿嶽嶽。朱雲折其角。繇是爲博士。遷杜陵令。坐故縱亡命會。

赦舉方正爲槐里令。時中書令石顯用事。與充宗爲黨。百僚畏之。惟御史中丞陳咸。年少抗節。不附顯等。而與雲相結。雲數上疏。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。亡能往來。而咸數毀石顯。久之。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。羣臣朝見。上問丞相。以雲治行。丞相玄成言。雲暴虐亡狀。時陳咸在前。聞之。以語雲。雲上書自訟。咸爲定奏草。求下御史中丞。事下丞相。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。雲亡入長安。復與咸計議。丞相具發其事。奏咸宿衛執法之臣。幸得進見。漏泄所聞。以私語雲。爲定奏草。欲令自下治。後知雲亡命罪人。而與交通。雲以故不得上。於是下咸雲獄。滅死爲城旦。咸雲遂廢錮。終元帝世。至成帝時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。以帝師位特進。甚尊重。雲上書求見。公卿在前。雲曰。今朝廷大臣。上不能匡主。下無以益民。皆尸位素餐。孔子所謂鄙夫。不可與事君。苟患失之。亡所不至者也。臣願賜尙方斬馬劍。斷佞臣一人。以厲其餘。上問誰也。對曰。安昌侯張禹。上大怒曰。小臣居下。訕上。廷辱師傅。罪死不赦。御史將雲下。

雲攀殿檻。檻折。雲呼曰。臣得下從龍。逢比干。游於地下足矣。未知聖朝何如耳。御史遂將雲去。於是左將軍辛慶忌。免冠解印綬。叩頭殿下曰。此臣素著狂直於世。使其言是不可誅。其言非固當容之。臣敢以死爭。慶忌叩頭流血。上意解。然後得已。及後當治檻。上曰。勿易。因而輯之。以旌直臣。雲自是之後。不復仕。常居鄠田。時出乘牛車。從諸生。所過皆敬事焉。薛宣爲丞相。雲往見之。宣備賓主禮。因畱雲宿。從容謂雲曰。在田野亡事。且畱我東閣。可以觀四方奇士。雲曰。小生迺欲相吏邪。宣不敢復言。其教授。擇諸生。然後爲弟子。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。字仲能。傳雲學。皆爲博士。望至泰山太守。雲年七十餘。終於家。病不呼醫。飲藥。遺言以身服斂。棺周於身。土周於椁。爲丈五墳。葬平陵東郭外。

通評五 孟軻莊周

(一) 總論

後世紀事文。多導源於左國史漢。議論文。多導源於孟軻莊周。前節旣已言之。周秦諸子之文甚多。何以獨取乎孟軻莊周。曰。苟卿質實。墨氏淺陋。老子簡奧。韓非深刻。其重在理。無與於文也。列子或稱僞書。今姑不辯。卽論其文。亦不出莊子之範圍。孟軻莊周之書。亦皆議論。然其文之佳。非同時諸子之所能及。而爲後世文人所取法。吾於是評孟軻莊周之文。

(二) 孟軻

孟軻者。鄒人也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遊歷齊梁宋滕諸國。以仁義說諸侯。晚年乃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等。記其歷說諸侯及與弟子問答之語。爲書七篇。是爲孟子。當是之時。舉世言縱橫之術。孟子獨高談仁義。故諸侯無用其言者。然孟子欲以動時君之聽。故其言亦染馳騁之習。所謂雄辯是也。(程子曰。孟子儘雄辯。然其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。且根本工夫。在於集義養氣。其浩蕩之文。乃根於浩然之氣。豈特其文之英銳爽利而已哉。今錄孟子文。

數篇如下。

梁惠王章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孟子對曰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：何以利吾國？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

天時章

孟子曰：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而不勝，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，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

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

許行章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。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。曰：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織席以爲食。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。曰：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。願爲聖人氓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。曰：滕君則誠賢君也。雖然，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飧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。惡得賢？孟子曰：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曰：然。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曰：否。許子衣褐，許子冠乎？曰：冠。曰：奚冠？曰：冠素。曰：自織之與？曰：否。以粟易之。曰：許子奚爲不自織？曰：害於耕。曰：許子以釜

甌爨。以鐵耕乎。曰。然。自爲之與。曰。否。以粟易之。以粟易械器者。不爲厲陶冶。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。豈爲厲農夫哉。且許子何不爲陶冶。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。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。何許子之不憚煩。曰。百工之事。固不可耕且爲也。然則治天下。獨可耕且爲與。有大人之事。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。而百工之所爲備。如必自爲而後用之。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。或勞心。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。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人。治人者食於人。天下之通義也。當堯之時。天下猶未平。洪水橫流。汜濫於天下。草木暢茂。禽獸繁殖。五穀不登。禽獸偪人。獸蹄鳥跡之道。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。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。益烈山澤而焚之。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。淪濟漯。而注之海。決汝漢。排淮泗。而注之江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。禹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雖欲耕得乎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。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。飽食煖衣。逸居而無教。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。使契爲司徒。教以人倫。

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勞之來之。匡之直之。輔之。翼之。使自得之。又從而振德之。聖人之憂民如此。而暇耕乎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。農夫也。分人以財謂之惠。教人以善謂之忠。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。爲天下得人難。孔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。惟天爲大。惟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君哉舜也。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。堯舜之治天下。豈無所用其心哉。亦不用於耕耳。吾聞用夏變夷者。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楚產也。悅周公仲尼之道。北學於中國。北方之學者。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。事之數十年。師死而遂倍之。昔者孔子沒。三年之外。門人治任將歸。入揖於子貢。相向而哭。皆失聲。然後歸。子貢反。築室於場。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他日子夏、子張、子游。以有若似聖人。欲以所事孔子事之。彊曾子。曾子曰：不可。江漢以濯之。秋陽以暴之。皜皜乎。不可尙已。今也南蠻鴟舌之人。非

先王之道。子倍子之師而學之。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。遷於喬木者。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。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周公方且膺之。子。是之學。亦爲不善變矣。從許子之道。則市買不貳。國中無僞。雖使五尺之童。適市。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。則買相若。麻縷絲絮輕重同。則買相若。五穀多寡同。則買相若。履大小同。則買相若。曰。夫物之不齊。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。或相什佰。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。是亂天下也。巨履小履同買。人豈爲之哉。從許子之道。相率而爲僞者也。惡能治國家。

(三) 莊周

莊周。蒙人。嘗爲蒙漆園吏。與梁惠王同時。楚威王聘之。不往。著書五十三篇。(今本三十三篇)是爲莊子。至唐人尊爲南華經。其爲人輕世肆志。放浪形骸。其爲文奔放諷詭。不可測度。文概云。文之神妙。莫過於能飛。莊子之言。鵬曰。怒而飛。今觀其文。無端而來。無端而去。殆得飛之機者。烏知非鵬之學。

莊周耶。按評莊周之文者。此言甚妙。又云。有路可走。卒歸於無路可走。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。入下吾不能。是也。無路可走。卒歸於有路可走。如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。何不慮以爲大樽。而浮于江湖。今子有大樹。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。廣漠之野。是也。而二子之書之全旨。亦可以此概之。按此言亦佳。今錄莊子文數首如下。

逍遙遊節錄

北冥有魚。其名爲鯤。鯤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。其名爲鵬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。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。天池也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。鵬之徙於南冥也。水擊三千里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馬也。塵埃也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。其正色邪。其遠而無所至極邪。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。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。則芥爲之舟。置杯焉則

膠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。而後乃今培風，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鷓鴣笑之曰：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適莽蒼者三滄而反，腹猶果然。適百里者宿舂糧，適千里者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馬蹄

馬蹄可以踐霜雪。毛可以禦風寒。齧草飲水，翹足而陸。此馬之真性也。雖有義臺路寢，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曰：我善治馬。燒之剔之，刻之錐之，連之以羈。鬪編之以阜棧。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飢之渴之，馳之驟之，整之齊之前有楸

飾之患。而後有鞭箠之威。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。陶者曰。我善治埴。圓者中規。方者中矩。匠人曰。我善治木。曲者中鈎。直者應繩。夫埴木之性。豈欲中規矩鈎繩哉。然且世世稱之曰。伯樂善治馬。而陶匠善治埴木。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。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。織而衣。耕而食。是謂同德。一而不黨。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。其行填填。其視顛顛。當是時也。山無蹊隧。澤無舟梁。萬物羣生。連屬其鄉。禽獸成羣。草木遂長。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。鳥鵲之巢。可攀援而闕。夫至德之世。同與禽獸居。族與萬物並。惡乎知君子小人哉。同乎無知。其德不離。同乎無欲。是謂素樸。素樸而民性得矣。及至聖人。斲蠶爲仁。隄跂爲義。而天下始疑矣。澶漫爲樂。摘僻爲禮。而天下始分矣。故純樸不殘。孰爲犧樽。白玉不毀。孰爲珪璋。道德不廢。安取仁義。性情不離。安用禮樂。五色不亂。孰爲文采。五聲不亂。孰應六律。夫殘樸以爲器。工匠之罪也。毀道德以爲仁義。聖人之過也。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。喜則交頸相靡。怒則

分背相踉。馬知己此矣。夫加之以衡扼。齊之以月題。而馬知介倪。闐扼驚曼。詭銜竊轡。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。伯樂之罪也。夫赫胥氏之時。民居不知所爲。行不知所之。含哺而熙。鼓腹而遊。民能以此矣。及至聖人。屈折禮樂。以匡天下之形。懸跂仁義。以慰天下之心。而民乃始踉跂好知。爭歸於利。不可止也。此亦聖人之過也。

秋水節錄

秋水時至。百川灌河。涇流之大。兩涘渚崖之間。不辨牛馬。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。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。至於北海。東面而視。不見水端。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。望洋向若而歎曰。野語有之曰。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。我之謂也。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。而輕伯夷之義者。始吾弗信。今我睹子之難窮也。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。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。北海若曰。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。拘於虛也。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。篤於時也。曲士不可

以語於道者。束於教也。今爾出於崖涘。觀於大海。乃知爾醜。爾將可與語大理矣。天下之水。莫大于海。萬川歸之。不知何時止而不盈。尾閭泄之。不知何時已而不虛。春秋不變。水旱不知。此其過江河之流。不可爲量數。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。自以比形於天地。而受氣於陰陽。吾在於天地之間。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見少。又奚以自多。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。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。計中國之在海內。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。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。人卒九州。穀食之所生。舟車之所通。人處一焉。此其比萬物也。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。五帝之所連。三王之所爭。仁人之所憂。任士之所勞。盡此矣。伯夷辭之以爲名。仲尼語之以爲博。此其自多也。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。河伯曰。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。可乎。北海若曰。否。夫物量無窮。時無止分。無常終始。無故是。故大知觀於遠近。故小而不寡。大而不多。知量無窮。證曩今故。故遙而不閤。掇而不跂。知時無止。察乎盈虛。故得而不喜。失而

不憂。知分之無常也。明乎坦途。故生而不說。死而不禍。知終始之不可故也。計人之所知。不若其所不知。其生之時。不若未生之時。以其至小。求窮其至大之域。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此觀之。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。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。河伯曰。世之議者。皆曰至精無形。至大不可圍。是信情乎。北海若曰。夫自細視大者不盡。自大視細者不明。夫精小之微也。埤大之殷也。故異便。此勢之有也。夫精麤者。期於有形者也。無形者。數之所不能分也。不可圍者。數之所不能窮也。可以言論者。物之麤也。可以意致者。物之精也。言之所不能論。意之所不能察致者。不期精麤焉。是故大人之行。不出乎害人。不多仁恩。動不爲利。不賤門隸。貨財弗爭。不多辭讓。事焉不借人。不多食乎力。不賤貪汚。行殊乎俗。不多辟異。爲在從衆。不賤佞諂。世之爵祿。不足以爲勸。戮恥不足以爲辱。知是非之不可爲分。細大之不可爲倪。聞曰。道人不聞。至德不得。大人無己。約分之至也。河伯曰。若物之

外。若物之內。惡至而倪貴賤。惡至而倪小大。北海若曰。以道觀之。物無貴賤。以物觀之。自貴而相賤。以俗觀之。貴賤不在己。以差觀之。因其所大而大之。則萬物莫不大。因其所小而小之。則萬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爲稊米也。知毫末之爲丘山也。則差數觀矣。以功觀之。因其所有而有之。則萬物莫不有。因其所無而無之。則萬物莫不無。知東西之相反。而不可以相無。則功分定矣。以趣觀之。因其所然而然之。則萬物莫不然。因其所非而非之。則萬物莫不非。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。則趣操觀矣。昔者堯舜讓而帝。之噲讓而絕。湯武爭而王。白公爭而滅。由此觀之。爭讓之禮。堯桀之行。貴賤有時。未可以爲常也。梁麗可以衝城。而不可以窒穴。言殊器也。騏驥驂騑。一日而馳千里。捕鼠不如狸狌。言殊技也。鷗鵠夜撮蚤。察毫末。晝出矚目。而不見丘山。言殊性也。故曰。蓋師是而無非。師治而無亂乎。是未明天地之理。萬物之情者也。是猶師天而無地。師陰而無陽。其不可行明矣。然且語而不舍。非愚則誣也。帝王

殊禪。三代殊繼。差其時。逆其俗者。謂之篡夫。當其時。順其俗者。謂之義之徒。默默乎河伯。女惡知貴賤之門。小大之家。